

曲園叢書

14  
484  
9





14  
484  
9



羣經平議卷二十五

德清俞樾

春秋左傳一

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

孔氏正義曰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不言為此傳言為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它國之妻故傳加為以示異耳非為手文有為字故魯夫人之上有為字也

樾謹按傳文曰字衍文也閔二年傳有文在其手曰友昭元年傳有文在其手曰虞彼傳無為字故有曰



字此傳有爲字則不必有日字猶桓四年公羊傳一  
日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作一爲乾  
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有爲字則無日字亦其  
例也僖二十八年傳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日字  
亦衍文既有稱字則不必有日字矣哀十六年傳曰  
請三之後有罪殺之曰字亦衍文既有請字則不必  
有日字矣凡此之類皆後人所加太平御覽兵部引  
僖二十八年傳文正無日字可證也

不如早爲之所

隱元年

杜氏集解曰使得其所宜

樾謹按杜未解所字之義故增宜字以足成之尙書  
無逸篇君子所其無逸詩殷武篇有截其所鄭注鄭  
箋竝曰所猶處也然則早爲之所猶云早爲之處矣  
國語晉語蚤處之與此傳文異而義同

大叔完聚

集解曰完城郭聚人民正義曰服虔以聚爲聚禾  
黍也段欲輕行襲鄭不作固守之資故知聚爲聚人  
非聚糧也完城者謂聚人而完之非欲守城也  
樾謹按段旣不作固守之資又何必完其城郭若謂  
借此爲聚人之計則傳文必當詳述其事不得但曰



完聚也今按完聚二字同義完當讀爲抔抔之言搏也淮南子倣真篇搏抔剛柔搏卽搏字玉篇手部抔搏圓也抔聚猶言搏聚大叔將欲襲鄭故先搏聚其民也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卽此傳抔聚之義杜以本字讀之而分完聚爲二義殆失之矣

君義臣行

二年

集解曰臣行君之義

樾謹按杜氏所解似尙未得義字之旨也義當讀爲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曰故書儀爲義鄭司農

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義者古儀字也說文人部儀度也國語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是儀與度同也鄭注尙書大傳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于此儀之發矢則必中于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則應于民心此正君義之謂也君義臣行言君儀度於上臣奉行於下也若如杜解則君義與臣行不一律矣

陳魚而觀之

五年

集解曰陳張設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



樾謹按上文云公將如棠觀魚者正義曰魚者猶言  
獵者也釋文曰魚者木亦作漁者此文云陳魚而觀  
之卽承上文而言謂陳列漁者而觀之也凡陳列其  
物謂之陳陳列其人亦謂之陳定四年穀梁傳徒陳  
器此以物言也詩采芑篇陳師鞠旅此以人言也然  
則陳魚爲陳列漁者明矣僖四年傳齊侯陳諸侯之  
師與屈完乘而觀之與此傳陳魚而觀之文義正同  
杜解謂大設捕魚之備未得其旨

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  
集解曰牧衛邑

樾謹按牧若是邑名則當云鄭人侵衛及牧如莊十  
四年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成十五年傳楚子  
侵鄭及暴隧皆其例也今乃連言之曰衛牧疑牧非  
地名矣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  
之野此傳牧字卽郊外之牧也四年宋陳蔡衛伐鄭  
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是迫近之至故此亦侵及衛牧  
所以報也杜以邑名釋之誤矣江氏永春秋地理考  
實曰牧卽牧野也今按牧野之牧亦卽郊外之牧也  
尚書牧誓篇曰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此當以郊牧野  
連文卽爾雅所謂邑外郊郊外牧牧外野也說詳尙



書國語周語曰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  
彼云商牧此云衛牧其義正同皆非地名也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十一年

正義曰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宗盟爲同宗之盟孫  
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盟杜無  
明解盟之尊卑自有定法不得言尊盟也周禮司盟  
之官乃是司寇之屬非宗伯也唯服之言得其旨矣  
樾謹按同宗之盟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孫毓所難  
服氏殆無以解也而孔氏曲引公與族燕異姓爲賓  
之文謂宗盟無與異姓則族燕不得有異姓也此說

雖似有理其實不然夫族燕者公與族人燕也燕之  
本意主乎族人特以族人皆父子兄弟以賓禮待之  
反若疎外故立異姓者爲賓也若天子之盟諸侯使  
之其獎王室則於同姓異姓無所徧主安得執族燕  
爲比乎是服氏之說亦未爲得也今按宗者主也一  
切經音義九引字林曰宗尊也亦主也昭二年傳禮  
之宗也杜曰宗猶主也此傳宗盟之宗亦當訓主周  
之宗盟異姓爲後謂以王官主諸侯之盟則先同姓  
也正義引釋例曰斥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  
也斯或得其義矣



君謂許不共

集解曰不共職貢

樾謹按不共職貢而但曰不共則所不共者何事邪  
杜解非也詩長發篇受小共大共毛傳曰共法也書  
序九共九篇馬融注曰共法也然則君謂許不共者  
君謂許不法也下文曰許無刑而伐之杜注曰刑法  
也許不共與許無刑其義正同矣

序民人

樾謹按序當讀爲豫爾雅釋地釋文引春秋元命苞  
曰豫之言序也禮記射義篇卿大夫序從鄭注曰序

或爲豫是序與豫古通用爾雅釋詁曰豫安也豫民  
人猶言安民人正義以爲次序民人非其義矣

大羹不致

桓二年

集解曰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樾謹按不致五味而但曰不致於文未明杜解非也  
致當讀爲繳詩鴉羽篇傳曰鹽不攻繳也說文無繳  
字新附始有之古字止作致詩正義曰繳定本皆作  
致是也又或作至呂氏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學  
之功也高誘注曰苦讀如鹽會之鹽不精至也不精  
至與不攻繳義同考工記弓人覆之而角至鄭注曰



至猶善也至之訓善蓋卽精至之義大羹不致謂其  
不精至也下文粢食不馨杜注曰不精鑿然則不致  
謂不精至不鑿謂不精鑿文義正同

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

十八年

樾謹按甲可言被兵不可言被釋文曰被皮寄反下  
注被甲同失之矣被當讀爲披廣雅釋詁曰披張也  
披吾甲兵與張吾三軍同義披亦張也竝謂張設之  
也作被者段字耳莊子知北遊篇齧缺問道于被衣  
釋文曰被本作披是被披古字通

嘉粟旨酒

集解曰嘉善也粟謹敬也 正義曰杜訓粟爲謹敬  
言善敬爲酒劉炫以粟爲穗貌而規杜過於理恐非  
樾謹按善敬兩意不倫若以爲穗貌則於說酒更遠  
疑皆非也粟當讀爲冽冽從列聲與粟相近詩四月  
篇冬日烈烈鄭箋曰烈烈猶粟粟也考工記弓人菑  
粟不迤鄭注曰粟讀爲裂縑之裂然則以粟爲冽猶  
以粟爲裂矣說文水部冽水清也周易井九五井冽  
寒泉食王弼注曰冽潔也嘉冽旨酒言其旣嘉善而  
又清潔也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十五年



集解曰檀伯鄭守櫟大夫

樾謹按昭十一年傳曰鄭京櫟實殺曼伯蓋曼與檀本曼韵字莊子至樂篇澶漫爲樂史記司馬相如傳案衍壇曼是也檀伯之爲曼伯前後異文亦猶遠氏之爲薦氏鍼尹之爲箴尹矣隱五年傳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又曰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杜注曰二公子曼伯子元是曼伯者莊公之子也而於此傳乃止云守櫟大夫何邪昭十一年傳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注曰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

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正義述杜意以爲莊公城櫟而寘子元又使檀伯爲櫟邑大夫故厲公得因子元而殺檀伯夫櫟旣爲子元之邑何以又使檀伯爲櫟邑大夫正義引晉封桓叔于曲沃而以欒賓傳之鄭使許叔居許而以公孫獲爲佐楚使太子建居城父而以奮揚佐之證一邑之內得有二人此不然也夫子元與曼伯所謂二公子也非如桓叔之於欒賓許叔之於公孫獲太子建之於奮揚也二公子並居一邑勢均力敵孰爲之主孰爲之佐乎是可決其不然



矣今按顧氏炎武左傳補注謂子元卽厲公之字其說是也莊公時厲公居櫟故傳云城櫟而寘子元莊公卒厲公立又爲祭仲所不容出之而立昭公昭公旣立以櫟爲厲公舊邑不可無親公子以鎮撫之因使曼伯居櫟乃厲公因櫟之舊人殺曼伯而居其地卽此傳所載是也說經者不知子元之卽厲公而又不知曼伯之亦爲公子於是事之本末不可見矣昭十一年傳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獻公乃衛君卽子游與無知亦嘗居君位若曼伯止是櫟邑大夫而非

親公子安足與之並論邪顧氏以子元爲厲公字於傳雖無所證惟古人名字必相應漢書刑法志曰是猶以鞮而禦驛突師古注引如淳曰突惡馬也鄭厲公名突而字子元者元或軌字之省邪附著之以證成顧氏之說

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十七年

集解曰復重也本爲昭公所惡而復弑君重爲惡也榘謹按昭公旣已見弑矣重爲惡之說義不可通復者報也漢書谷永傳報德復怨師古注曰復亦報也復惡之義與復怨同言高渠彌因爲昭公所惡而遂



弑之則其報復爲已甚矣故將爲戮也  
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 莊元年

樾謹按爲猶于也古于爲二字通用儀禮士冠禮曰  
立之于假鄭注曰于猶爲也然則爲亦猶于也又聘  
禮記曰賄在聘于賄注曰于讀曰爲然則爲亦可讀  
曰于也爲外禮也猶曰于外 句禮也蓋上句築王姬  
之館于外乃是經文傳舉經文而釋之若但曰禮也  
則疑若通言築之爲得禮而無以明築于外之爲得  
禮故疊于外二字而曰于外禮也爲外卽于外也莊  
二十二年傳竝于正卿釋文曰竝于本或作竝爲此

爲于通用見於本書者也正義曰正爲築之于外是  
應變之禮又曰爲之於外是其得禮之變也雖於傳  
義未失然不知爲外之卽于外則古訓湮矣

大能固位者必度於木末而後立哀焉 六年  
集解曰本末終始也衷節適也

樾謹按衷與中古通用國語楚語又能齊肅衷正周  
禮春官序官注引作中正是其證也傳文衷字杜訓  
中者多矣閔二年傳用其衷僖二十八年傳天誘其  
中集解竝曰衷中也然則此傳衷字亦當訓中度於  
本末而後立衷猶言執其兩端用其中也哀二十七



年傳曰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亦是  
段衷為中正與此傳之義相近

衣食所安

十年

正義曰公意衣食二者雖所以安身然亦不敢專已  
有之必以之分人

樾謹按傳文但言所安不言所以安孔義非也國語  
晉語曰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韋注曰安猶善也  
然則衣食所安亦謂所善也言雖已之所善而必以  
分人也說文人部便安也是安與便同義猶言己之  
所便安耳

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十一年

集解曰忽速貌

樾謹按上文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杜解曰悖盛貌  
是悖與興義相應也忽訓速則與亡字義不相應豈  
亡可言速而興不可言速乎爾雅釋詁忽盡也詩皇  
矣篇是絕是忽毛傳曰忽滅也忽訓盡又訓滅其亡  
也忽焉言其盡滅而無遺也文五年傳皋陶庭堅不  
祀忽諸亦盡滅之意

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

十四年

集解曰無納我之言



樾謹按納我之言不可但謂之裏言杜解非也裏當讀爲理荀子解蔽篇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楊倞注曰裏當爲理是裏理古字通用理之言治也伯父無理言謂無訟治之言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何休注曰叔武訟治于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訟治卽所謂理矣古聽訟之官曰理蓋訟于人謂之理故聽人之訟亦謂之理其義正相因耳今俗語凡爭辯曲直曰理論乃古之遺語也可證明理言之義

莫之與京 二十二年

集解曰京大也

樾謹按莫之與京猶云莫之與競也京當讀爲勅說文力部勅彊也凡彊者謂之勅相與爭彊亦謂之勂僖二十二年傳勂敵之人杜解曰勂彊也下文曰今之勂者杜解曰今之勂者謂與吾競者同一勂字而前後異訓蓋兩義正相因耳勂從京聲故此傳卽以京爲之杜讀如本字而訓爲大然莫之與大不辭甚矣

儉德之共也 二十四年

樾謹按杜氏不釋其字其當讀爲洪爾雅釋詁洪大



也德之洪也猶曰德之大也下文曰侈惡之大也洪與大文異而義同下文又曰先君有其德而君納諸大惡猶云有大德也杜解曰以不丹楹刻桷為其似未得其旨洪從其聲故即段其為之尚書大傳維時供祀六沴鄭注曰供謂大也供亦洪之段字也

女贄不過榛栗

正義曰先儒以為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脩取其自脩也唯榛無說蓋以榛聲近虔取其虔於事也

樾謹按榛古作業說文木部棗果實如小栗從木辛

聲春秋傳曰女摯不過棗栗是棗字本從辛得聲禮記郊特牲篇郊之用辛也南齊書卷九引盧植注曰辛之為言自新潔也然則女摯用棗亦取自新潔之義孔氏謂取其虔于事非也

屯固 開元年

集解曰屯險難所以為堅固

樾謹按屯固猶純固也國語周語曰守終純固又曰敦龐純固又曰思慮純固並其證也純從屯聲故屯即與純通說經者不通古訓而但執易義求之乃曲為之說曰險難所以為堅固失之迂矣且屯卦彖辭



交辭皆不言難孔子作傳始曰剛柔始交而難生然則辛廖占易時恐未必有險難之說

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

二年

集解曰冬十二月闕盡之時

樾謹按闕當讀爲畢闕從必聲與畢聲相近考工記弓人天子圭中必鄭注曰必讀如鹿車繹之繹卽其例也爾雅釋詁畢盡也杜讀闕爲畢故以闕盡釋之正義未能申明其義

授方任能

集解曰方百事之宜也 正義曰授方授民以事皆

有方法也任能其所委任信用能人也

樾謹按孔氏以方爲方法是也謂授民以事皆有方法非也成十八年傳及襄九年傳竝曰官不易方昭二十九年傳又曰官脩其方國語周語亦曰官不易方晉語又曰官方定物凡言方者竝以官言不以民言也此傳言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則四民已皆包之矣又言授方任能則由民而臣言其能官人也授方者授之以百官之常法也任能者任用其才能之人也不授以方則無治法不任其能則無治人授方任能衛之所以興也正義謂授民以事失其



旨矣

五侯九伯 僖四年

集解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 正義曰鄭元以爲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牧十八伯大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侯爲牧伯佐之言是周制其事無所出也校數煩碎非復人情故先儒無同之者

樾謹按鄭義煩碎且每州一侯二伯亦無壻證其說固不可從矣詩旄邱篇正義引服注曰五侯公侯伯

子男九伯九州之長與杜義同然禮記王制篇曰九州八伯正義引鄭志曰畿內之州不置伯是古有八伯無九伯也以九伯爲九州之長亦臆說耳今按五侯九伯統言天下諸侯也周制有公侯伯子男五等而止言侯伯者舉中以包上下也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故舉侯以包公舉伯以包子男也侯言五伯言九者數始於一而終於九至十則復爲一矣素問三部九侯論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是其義也自一至九五爲中數故古人之言凡至少



者以一言之如孟子一杯水一鉤金之類是也至多者以九言之如公羊傳叛者九國是也舉其中數則以五言之如左傳不可以五稔是也五侯舉中數九伯舉終數後人不達古語而曲爲之說空皆不可通矣宣十二年傳夷於九縣昭十二年傳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凡言五言九者皆此類也

取虢之旂

五年

正義曰旂者晉軍旂也而往取虢故云取虢之旂  
樾謹按此直言戰勝而取虢之旂耳哀二年傳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讎旗又十三年傳彌庸

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杜解曰彌庸父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然則勝敵而獲其旂古所恆有正義之說失之迂曲矣

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九年

集解口在存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

樾謹按上文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云云無一字及晉此忽云晉將有亂義不可通蓋宰孔之意謂齊將有亂非謂晉將有亂也爾雅釋詁曰在終也其在亂乎乃逆料之辭言齊之將終於亂也君務靖亂言君務靖齊國之亂蓋以代興諷晉也首止之盟王使周



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即宰孔然則此數語即勸晉叛齊之意杜氏未得其旨

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 十二年

集解曰功勳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 正義曰應當也懿美也督正也言我善女功勳當女美德謂女功德正而不可忘宜受此禮

樾謹按應猶報也周易文言傳正義曰應者報也督當讀為篤為占文尚書微子之命篇用此文作曰篤不忘是也爾雅釋詁曰篤厚也應乃懿德謂篤不忘

言以上卿之禮報女之美德且示相厚而不忘也杜解未了正義所說亦近迂曲矣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 十五年

正義曰韓簡之意以為惠公及禍自由先君獻公廢嫡立庶之敗德不由卜筮故云先君之敗德既定致公今及此禍可由筮數始生之乎 樾謹按正義所說甚為迂曲非傳義也此句釋文有兩讀今按當以先君之敗德及絕句及讀為急說文心部急從心及聲釋名釋言語曰急及也操切之使相逮及也是及與急聲近義通急又通作亟爾雅釋



詰亟疾也釋文曰亟本亦作急是也穀梁文十二年傳秦晉之戰已亟范注曰亟數也與此傳文法相似韓簡之意謂先君之敗德亟矣不可勝數也故曰先君之敗德及句可數乎及乃急之段字急又亟之段字學者不知轉展相段之旨宜其不可通矣

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二十一年

樾謹按祀當作禮上文曰崇明祀係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修禮承周禮而言紓禍承周禍而言因禮字古文作礼與祀相似又涉上崇明祀之文故誤為祀耳國語周語宗祝執祀韋注曰賓將有事於

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夫賓至不行祭禮安得云執祀祀亦禮字之誤也說詳國語此傳修禮之誤為修祀猶外傳執禮之誤為執祀矣

弗可赦也已二十二年

集解曰言君與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樾謹按如杜解當於弗可絕句赦也已三字文不成義矣此五字宜連讀蓋即違天必有大咎之意天固棄之君必與之是得罪於天也故曰弗可赦也已不以阻隘也

集解曰不因阻隘以求勝



樾謹按傳文曰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下文子魚曰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是阻與鼓對隘與不成列對故又曰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鼓儻二字不平列則阻隘二字亦不平列阻者扼也尙書堯典篇黎民阻飢正義引鄭注曰阻扼也方楚人之未旣濟卽扼而擊之是謂阻其隘杜解未得其旨金鼓以聲氣也

集解曰鼓以佐士衆之聲氣

樾謹按傳文止言以聲氣不言以佐聲氣杜解非也

顧氏炎武補正曰聲如金聲而玉振之之聲劉用熙曰聲宣也宣倡士卒之勇氣今按孟子言金聲而玉振之又曰金聲也者金聲下皆無之字與玉振之不同金聲而玉振之謂金聲始洪終殺必以玉聲振起之也說詳孟子顧氏習于時解遂若金聲與玉振一律因取以解此傳聲字失之矣且如其解謂宣倡士卒之氣則此句當以氣字爲主下文曰聲盛致志乃言聲不言氣何也然則顧解亦非也今以文義求之金鼓以聲氣也與上句三軍以利用也一律氣當讀爲鑣鑣者怒也說文金部鑣怒戰也引春秋傳曰諸



侯敵王所鑠今文四年左傳作愾杜解曰愾恨怒也  
蓋愾鑠義通凡怒謂之愾戰而怒謂之鑠雖有從心  
從金之別實一字耳三軍之用在利不利則不可以  
用故曰三軍以利用金鼓之鑠在聲非聲則不見其  
鑠故曰金鼓以聲鑠

蒲人狄人余何有焉 二十四年

集解曰當二君世君爲蒲狄之人於我何義

樾謹按余何有焉猶云余何愛焉昭二十年傳是不  
有寡君也杜解曰有相親有也此有字義與彼同乃  
云於我何義失之又襄二十九年傳以杞封魯猶

可而何有焉有亦親有之有言何愛於杞也杜云何  
有盡歸之則亦未得其義

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

樾謹按杜氏不解貪字蓋卽以本字讀之然非也貪  
當讀爲探釋名釋言語曰貪探也探取入它分也後  
漢書郭躬傳捨狀以貪情李賢注曰貪與探同是貪  
探聲近而義通爾雅釋詁探取也探天之功者取天  
之功也國語周語曰而卻至佻天以爲己力不亦難  
乎韋注曰佻偷也偷亦取也淮南子說林篇偷肥其  
體高注曰偷取也此傳探天之功以爲己力與外傳



佻天以爲己力文異而義同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

集解曰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正義曰鄭伯與三大夫每日省視當國官司具其器用送之於汜而後聽其私政也

樾謹按省視官司具器用而但曰省視官具則傳文爲不備矣顧氏補正引傅氏曰官官司具器具於文較明然亦未得官字之義史記孝文紀五帝官天下索隱曰官猶公也然則官具與私政相對成義周

官載師注司農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官具猶官田也公家之田謂之官田故公家之具謂之官具矣鄭伯以己之政爲私政因以天子之具爲官具先省視官具而後聽私政明先公而後私也官私對文今時語猶然蓋古之遺言矣襄四年傳無失官命官亦公也蓋魯尊事晉國故以晉命爲公家之命令也二年傳鄭子駟曰官命未改補正引陸氏曰官命猶言公命其說是也以臣子言之則君命爲公命以小國言之則伯主之命爲官命兩官命義同卽彼傳官命可證此傳官具之義杜解兩官命異義正義曲爲之



說皆非也

王章也二十五年

集解曰章顯王者與諸侯異

樾謹按廣雅釋器曰章程也素問氣交變大論篇政令者氣之章王注曰章程也式也然則王章者猶言王者之程式也如杜解則當云所以章王也文義方明而傳文爲不備矣

昔趙衰以壺殮從徑餒而弗食

集解曰徑猶行也正義曰杜以徑猶行者以傳文爲徑故釋爲行上讀爲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饑

餒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

樾謹按杜劉二說雖有上讀下讀之不同然實則此字皆贅設也如杜說則但曰以壺殮從足矣何必曰從徑乎如劉說則但曰餒而弗食足矣何必曰經餒乎且以情事言之重耳與趙衰同行餒則俱餒重耳不食衰自無獨食之理此亦何足爲異乎焦氏循左傳補疏曰徑小道也蓋衰本以壺殮從重耳有時重耳行大道衰由小道亦餒而不食謂不以相違而自私也從字絕句徑一字句餒而不食四字句按此說於情事爲合惟句讀似尙未得徑字仍當上屬趙衰



以壺殮從徑者謂以壺殮從小道也猶史記樂布傳所云從閭道也重耳行大道衰由小道故謂之從徑師古注漢書張鷟傳曰從由也是從徑卽由徑也韓子外儲說左篇以此爲箕鄭事其曰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雖與左傳紀載不同然可證其與重耳分道而行舊說均未得其義也

公使展喜犒師 二十六年

正義曰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師之名也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

懋謹按說文無犒字漢斥彭長田君碑作勞醕醕亦

說文所無蓋以犒師者必以牛酒故從牛又或從酉竝俗字耳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令犒禴之注云故書犒爲稟鄭司農曰稟當爲犒惠氏棟左傳補注謂與服子慎枯槁之說合然師枯槁而饋之飲食則不枯槁矣乃反謂之犒師義實未安今以服氏枯槁之說推之其字實當作膏蓋因其枯槁而以酒食膏澤之也魯語曰使展喜以膏沐犒師疑古本國語作以膏沐膏師上膏字如字下膏字古報反襄十九年傳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釋文曰膏雨如字膏之古報反是其例也此傳犒字釋文曰苦報反



與膏之之膏音正相近疑古本左傳亦作膏師故服氏以枯槁爲說耳玉篇食部又有餽字曰勞也蓋古義亡而俗字滋多矣

說禮樂而敦詩書 二十七年

正義曰敦謂厚重之

樾謹按敦治也猶言治詩書也詩闕宮篇敦商之旅

鄭箋曰敦治也是其義

民懷生矣

正義曰劉炫云生既厚民皆懷戀居處

樾謹按懷安也言民安其生也論語里仁篇君子懷

德公冶長篇少者懷之孔注竝曰懷安也是其義

楚子伏己而盥其腦 二十八年

集解曰盥噫也 正義曰盥之爲噫未見正訓蓋相傳爲然服虔云如俗語相罵云噫女腦矣

樾謹按服氏蓋讀盥爲餽餽從胡聲胡從古聲盥亦從古聲故得通用餽之義爲食說文食部餽寄食也蓋以隱十一年傳言餽口四方故以寄食言之實非達詁昭七年傳正考父鼎銘亦言餽口豈亦寄食之謂乎據爾雅釋言云餽餽也隱十一年正義曰餽是餽鬻別名今人以薄鬻塗物謂之餽紙餽帛則餽者



以鬻食口之名故云餽其口也此說得之鬻謂之餽而食鬻亦謂之餽古義引申往往有比如飯字有符萬扶晚二切卽其例也得此說則雅訓與傳義均可貫通矣此傳言餽其腦者腦亦柔物嘜之與饘鬻同故亦言餽也因段監爲之而其義遂晦矣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

集解曰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

懃謹按白虎通號篇曰君之爲言羣也是君與羣聲近義通管子大匡篇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問篇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王氏念孫謂君

臣卽羣臣說見讀書稊志此傳君臣不協君臣亦卽羣臣也故下文曰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又曰自今日以往旣盟之後行者無係其力居者無懼其罪皆以居者行者爲言居者行者卽所謂羣臣也若以本字讀之而曰君臣不協與下文不貫矣

獻俘授馘

集解曰授數也

懃謹按授不訓數當讀爲受周官典婦功凡授嬪婦功司儀登再拜授弊鄭注竝曰授當爲受是其例也



獻俘受馘文異而實同自下言之謂之獻自上言之謂之受矣

刑鉞莊子

懋謹按刑當作刑字之誤也尙書康誥呂刑竝有劓之刑所謂臣從君坐者卽據此傳爲說因鉞莊子爲坐而得刑故云然是鄭所見左傳作刑也若如今本作刑則左傳言刑者多矣莊十六年刑強鉏成十七年刑鮑牽豈得概謂之臣從君坐乎乃因此傳則誤作刑或并疑尙書刑字亦當作刑誤矣

踐修舊好

文元年

集解曰踐猶履行也

懋謹按履行而修舊好甚爲不辭踐當讀爲纘詩崧高篇王纘之事釋文引韓詩作王踐之事是踐與纘古字通用踐修舊好卽纘修舊好說文糸部纘繼也經典通作纂爾雅釋詁纂繼也國語周語纂修其緒纂與踐竝纘之段字

子雖齊聖

二年

集解曰齊肅也

懋謹按齊猶明也禮記祭統篇曰齊者精明之至也



北堂書鈔卷九十引白虎通曰齊者言己之意念專一精明也是齊有精明之義故古人每以齊明竝言禮記中庸篇齊明盛服國語周語其君齊明衷正荀子脩身篇齊明而不竭皆其證也齊聖猶言明聖耳詩小宛篇人之齊聖毛公訓齊爲正則古義之溼久矣

晉侯伐秦圍邠新城四年

集解曰邠新城秦邑也

樾謹按新城疑卽邠非二邑也蓋秦人新於邠邑築城故謂之新城晉人用司馬法攻其所產故傳稱圍

邠新城也僖六年經書伐鄭圍新城傳曰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杜解曰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正義引劉炫云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曰產城攻其所產是也然則秦之新城亦猶鄭之新城矣又按僖四年傳太子奔新城杜解曰新城曲沃曲沃之爲新城疑亦以新築城得名雖曲沃爲晉宗邑故宜有城然傳稱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則太子之居曲沃亦必因其舊城而新之可知也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杜云宋地宋之新城疑亦



此類僖十八年傳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新里新城義正同耳

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正義曰湛露詩云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陽謂日也言天子當日諸侯當露也

樾謹按當猶對也南方爲陽天子南面而立故當陽也禮記郊特牲篇曰君之南鄉答陽也鄭注曰答對也是其義矣正義失之

陳之藝極

六年

集解曰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

藝又曰貢獻無極

樾謹按藝極一也國語魯語曰貪無藝也晉語曰貪欲無藝韋注竝曰藝極也是極與藝同義藝準也極亦準也故詩殷武篇四方之極後漢書樊準傳引作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毛詩作極韓詩作則是極字卽有準則之義杜分藝極爲二義失之

事長則順

樾謹按事猶立也禮記郊特牲篇信事人也鄭注曰事猶立也字亦作傳周官太宰職以任百官鄭注任猶傳也釋文曰傳側吏反猶立也賈疏曰東齊人物



立地中爲傳蓋傳卽事之變體古字止作事專長則  
順言立長則順也昭二十六年傳立長則順與此傳  
文異而義同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

八年

集解曰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  
衛也

樾謹按公壻池乃晉大夫不過采地而已非建國爲  
附庸不得言封也成十四年傳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杜解曰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  
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然則此傳公壻池

之封與彼傳叔申之封文義一律蓋晉侯曾使公壻  
池定其封疆故卽謂之公壻池之封耳

乃皆出戰交綏

十二年

集解曰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  
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爲綏正義  
曰綏訓爲安蓋兵書務在進取恥言其退以安行卽  
爲大罪故以綏爲名焉

樾謹按綏與退古同聲禮記檀弓篇文子其中退然  
如不勝衣鄭注曰退或爲安玉篇肉部腿他儒切腿  
脛也本作骸竝其證也交綏卽是交退乃古文同聲



段借之常例正義引舊說訓綏爲卻得其旨矣乃又以綏之訓安附會其義反失之也

能賤而有恥

十三年

正義曰服虔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

樾謹按能與耐古字通詩漸漸之石篇鄭箋曰豕之性能水釋文曰能本又作耐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鼂錯傳其性能寒師古注竝曰能讀曰耐是也能賤猶曰耐賤一切經音義引蒼頡曰耐忍也

莒紀公生太子僕

十八年

集解曰紀號也莒夷無諡故有別號

樾謹按紀乃莒邑名昭十九年傳莒子奔紀鄆杜解曰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是也紀公蓋以邑爲號者成八年傳與渠丘公立于城上杜曰渠丘公莒子朱也渠丘邑名莒縣有遷里然則莒子庶其號紀公亦猶莒子朱號渠丘公矣

德以處事

集解曰處猶制也

樾謹按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處亦謂之處魯語曰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其義也故處卽有審度之義呂氏春秋有始覽曰察其情處其形處



猶察也淮南子兵略篇曰相地形處次舍處猶相也  
此傳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處亦猶觀也  
度也漢書谷永傳曰臣愚不能處也淮南子主術篇  
曰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其義竝同史記扁鵲倉  
公傳醫之所病所病猶處病也處與所同義  
其器則姦兆也

集解曰兆域也

樾謹按兆雖訓域然姦兆二字文義未安兆當讀爲  
佻國語周語曰姦仁爲佻此姦佻之義也其下文曰  
畔國卽讎佻也莒僕弑君父而奔魯乃正畔國卽讎

者故謂之佻矣

謂之八愷

集解曰愷和也

樾謹按下文謂之八元杜解曰元善也八元八愷名  
異而實同愷亦善也詩桑柔篇鄭箋曰善猶大也故  
凡有大義者卽有善義六月篇采芑篇毛傳曰元大  
也呂氏春秋不屈篇高注曰愷者大也元愷同爲大  
卽同爲善矣廣雅釋詁凱與賢竝訓大凱卽愷字也  
賢爲善亦爲大愷爲大亦爲善其義正可互明上文  
曰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以善與凶對言元愷皆



經二十五  
訓善方與下文四凶相對杜訓愷為和未得其義  
掩義隱賊

正義曰掩蓋義事而不行隱蔽其外而陰為賊害也  
樾謹按掩義與隱賊一律掩猶隱也義猶賊也大戴  
禮千乘篇曰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  
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媿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  
出小曰閒大曰謀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  
此傳義字正與彼同義也賊也皆不善之事故掩蓋  
之隱蔽之也學者但知義為仁義之義而不知古書  
義字有作姦邪解者管子明法解篇曰姦邪之人用

三權圖書

羣經平議卷二十六

德清俞樾

春秋左傳二

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

宣元年

集解曰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正義  
曰劉炫云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弒昭公前扈之盟文  
所不及何當虛指其事言皆取賂炫謂宋及晉平取  
宋賂為魯討齊取齊賂也  
樾謹按二說皆非也以文義求之皆者皆魯齊也蓋  
先受魯賂許為討齊又受齊賂而不討故曰皆取賂



華元為植二年

集解曰植將主也

榘謹按植當讀為職職主也為職即為主故杜以將主釋之職從戠聲與直聲相近凡從戠從直之字古每相通宣十五年傳羊舌職說苑善說篇作羊舌殖儀禮鄉射禮記薦脯用籩五臠鄭注曰今文臠或作植考工記弓人注曰櫜脂膏髓敗之髓竝其證也

于思于思

集解曰于思多鬢之貌 正義曰賈逵以為白頭貌

榘謹按二說皆以意言之無他證也思字疑助語辭

禮記中庸篇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鄭注曰思皆聲之助是也于思于思棄甲復來猶韓退之文所謂于于然來耳語助之詞即以為韵三百篇中亦往往有之關雎篇正義所謂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韵之體也莊二十八年傳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與都蓋亦韵也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

集解曰為置田邑以為公族大夫

榘謹按杜不解為字之義因加置字以足成之非也為猶與也為之田言與之田也管子戒篇曰自妾之



身之不為人持接也尹知章注曰為猶與也是其證也襄二十三年傳齊侯將為臧紇田義與此同使疾其民六年

集解曰驕則數戰為民所疾

樾謹按為民所疾不得言疾其民疾猶病也疾其民猶言病其民也疾病連文則義有別論語子疾病是也散文則亦可通國語晉語吾不幸有疾韋昭注曰疾病也易彖上傳出入无疾王弼注曰疾猶病也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

集解曰二子鄭大夫惠氏棟補注曰王子疑非鄭

大夫

樾謹按襄八年鄭有王子伯駢見于傳則惠氏所疑偶不照耳惟以本傳而言則此王子伯廖實為楚大夫蓋此傳本與上文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連屬為一楚與鄭成故其大夫交相見因而鄭公子曼滿得與楚王子伯廖語也王子伯廖不繫於楚者蒙上楚人伐鄭而省耳不然曼滿見殺不在是年左氏何為橫發此傳乎

晉胥克有蠱疾八年

集解曰惑以喪志



樾謹按此與昭元年傳所謂疾如蠱者不同蠱當讀  
為痼久病也說文作瘡從疒古聲與蠱同音故得通  
用瘡疾之為蠱疾猶故事之為蠱事尚書大傳曰乃  
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蠱事卽故事也襄七年傳  
公族穆子有癘疾與此傳胥克有瘡疾文正相同因  
段蠱爲之而杜遂以蠱惑說之誤矣漢書賈誼傳曰  
曰必爲錮疾字又作錮古書多段借不必本字也一  
卜臨於大宮十二年  
集解曰臨哭也  
樾謹按臨卽弔臨之臨周官鬯人凡王弔臨鄭注曰

以尊適卑曰臨其實臨亦上下通稱隱元年傳改葬  
惠公公弗臨是非必以尊臨卑乃爲臨也襄十二年  
傳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  
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  
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此蓋因道遠不能親臨其喪  
故或於城外或於廟中代之其後相承凡哭於廟者  
皆謂之臨矣此傳卜臨於大宮是也然其下曰國人  
大臨守陴者皆哭蓋國人皆至大宮而哭則謂之臨  
守陴者因各有所守不得至大宮則但謂之哭是哭  
與臨未始無別使到其文曰國人大哭守陴者皆臨



卽于義不通矣  
者昧也

集解曰耆致也致討于昧

樾謹按致討于昧不可但曰致昧釋文耆音旨徐其  
宜反今以義求之當從徐音讀爲耆老之耆耆者養  
也此引詩遵養時晦而釋之昧字釋詩晦字則耆字  
釋詩養字可知矣耆得訓養者耆猶艾也爾雅釋詁  
曰耆艾長也是耆與艾同義又曰艾養也艾爲養則  
耆亦得爲養矣雖經典無徵然此傳以耆昧釋詩養  
晦卽其塙證也

御下兩馬

集解曰兩飾也

樾謹按兩之訓飾未聞其義釋文曰徐云或作兩於  
義更遠阮氏校勘記曰北宋本葉抄本盧文弼本作  
兩兩字從手雖若近之然其字實非古所有若左傳  
有兩字說文不應遺之玉篇所收廣矣而尙無兩字  
則其字後出可知也左傳原文止作兩馬兩者兩兩  
排比之也一車有四馬兩馬在中曰服兩馬在邊曰  
驂詩曰兩服齊首兩驂如手皆言其整齊也是時車  
右入壘而車在壘外留待之故御者下車排比其馬



使兩驂兩服不至僂互不齊亦示閒暇之意也周官  
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鄭注曰兩猶耦也然則兩  
馬者使服與服耦驂與驂耦也因服杜竝訓爲飾遂  
變其字從手又因古無柄字而以柄字爲之玉篇柄  
訓松脂於馬無涉也惠氏補正反以柄字爲正失之  
矣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集解曰族家兵

樾謹按族者部屬也其字從夂從矢夂所以指摩也  
矢所以自衛也國語楚語曰在中軍王族而已韋昭

注曰族部屬也此說得之文二年傳以其屬馳秦師  
宣十七年傳請以其私屬屬皆族之段字族屬聲近  
古每通用後漢書靈帝紀注曰五屬五服內親也凡  
親屬字皆當作屬而今相承作族部族字皆當作族  
而今相承作屬說經者不達字之本義因失其解成  
十六年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杜解云二族強故在公  
左右明是誤解族字劉光伯規之是也正義曲爲杜  
諱豈其然乎

有麥麩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

集解曰麥麩鞠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



社不解故曰無義正義曰麥麩鞠窮所以禦溼賈逵  
有此言則相傳爲此說也

樾謹按此二物實非所以治溼正義云云蓋已疑之  
梁簡文勸醫論曰麥麩芎藭反止河魚之疾亦以杜  
氏所說出乎藥性之外也然則叔展隱語杜氏殆未  
之喻乎夫楚師是時始傳于蕭尙未知必克與否何  
以卽教以逃死之策揆之情理殊不可通叔展此問  
蓋先探其國中之虛實也神農本草載芎藭味辛溫  
主中風氣入腦頭痛寒痺筋攣麥麩不載於本草名  
醫別錄小麥下言作麩溫消穀止利然則麥麩之功

主於消食芎藭之用主於去風食自內積喻內亂也  
風自外受喻外患也問有麥麩者問消弭內亂之方  
也問有山鞠窮者問祛除外患之術也乃二者俱無  
則蕭之君臣束手無策外之強寇壓境內之姦民生  
心雖楚或未能卽克而蕭亦必將自潰矣故又問曰  
河魚腹疾奈何杜氏誤解上文謂欲使逃泥水中故  
解河魚腹疾曰無禦溼藥將病夫逃死之法亦多矣  
無社之逃于智井亦偶然事叔展何爲必使之逃泥  
水中因其不解又再三言之也哉今按僖十九年公  
羊傳曰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何休解詁曰百姓



一且相率俱去狀若魚爛然則河魚腹疾亦是此義  
叔展既知蕭之將潰因問蕭潰之後將何以自免故  
曰河魚腹疾柰何無社因曰目於晉井而拯之乃始  
告以逃匿之處令其拯救也三問三荅杜氏全未喻  
其旨反謂無社不解古人有知必將笑之矣  
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十七年

樾謹按若猶當也言吾當善逆彼以懷來者也若與  
如同義戰國策宋策曰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  
之矣高注曰如當也左傳每以如字爲當然之當昭  
二十一年傳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杜解曰言若愛

司馬則當亡走失國定五年傳曰不能如辭杜解曰  
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竝以如爲當之證此傳又以  
若爲之者如若一也不達古語卽不得其解矣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旣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十八年

樾謹按此二十一字乃錯簡也本在上文夏公使如  
楚乞師欲以伐齊之下編次者因經書甲戌楚子旅  
卒在邾人戕郟子于郟之後遂割傳文而綴諸此使  
經事相次耳非左氏之舊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二年



集解曰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

樾謹按須之言待也詩匏有苦葉篇卽須我友儀禮士昏禮記某敢不敬須鄭君箋注竝曰須待也子不少須者子不少待也詳其文義蓋未戰之前孫良夫欲戰既敗之後又懼而欲先歸故石成子以此言止之邲之戰隨武子殿其卒而退故不敗杜解曰以其所將卒爲軍後殿石子初意亦欲孫子以所將之卒爲殿故曰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覆命及三子皆不對則知其莫肯爲殿矣故又曰子以衆退

也讀前後文文義自明杜解失之

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

集解曰匱乏也

樾謹按匱固訓乏然與畏晉竊盟之義不合廣雅釋訓讀欺也疑卽匱盟之匱畏晉而竊與楚盟故爲欺也國語晉語曰其言匱義與此同說詳國語

其惡易觀

六年

集解曰惡疾疢觀成也

樾謹按杜蓋讀觀爲構詩四月篇我日構禍毛傳曰構成也杜卽用其義耳鄭箋曰構猶合集也又青蠅



篇構我二人箋曰構合也此傳觀字當從鄭義爲長  
又按杜解惡字爲疾疢於義未得下文曰有汾澮以  
流其惡杜曰惡垢穢然則此所謂惡亦垢穢也蓋謂  
郇瑕氏土薄水淺故其垢穢不流易於積聚不如新  
田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之也下文流其惡與此文  
其惡易觀正相對成義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十二年

正義曰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

懋謹按此方論成子之敬無取言中和之氣中者  
正也淮南子主術篇是以中立高誘注曰中正也儀

禮聘禮篇鄭注曰門中門之正也是古謂正爲中民  
受天地之中以生言受天地之正以生也論衡命義  
篇曰正者稟五常之性也管子法法篇曰正也者所  
以正定萬物之命也竝與此傳之義相近下文曰是  
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定猶正也爾雅  
釋天營室謂之定孫炎郭璞注竝曰定正也民之生  
本無不正所謂人生而靜也及感於物而動則不定  
矣不定卽不正矣故必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  
之也若訓中爲中和之氣則全失其義矣

穆爲不弔



集解曰不見弔傷

樾謹按不弔猶不祥也下文曰君又不祥杜解曰祥善也此曰穆爲不弔弔亦善也書柴誓篇無敢不弔詩節南山篇不弔昊天鄭注鄭箋竝曰弔至也至猶善也家語終記篇昊天不弔王肅注曰弔善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通說說弔字甚詳而未及此故具說之

我僞逃楚可以紓憂

十六年

樾謹按范文子欲反則真逃楚矣何僞之有僞當作爲古僞爲二字通用成九年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

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竝曰僞本作爲是其證矣爲猶如也呂氏春秋長見篇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猶言如不能聽也韓子內儲說篇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見王必掩口猶言如見王也古書以爲字代如字者甚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所引凡十數事可證我爲逃楚可以紓憂言我如逃楚可以紓憂也疑古本作爲後人不達爲字之義又增人苟耳

邲之師苟伯不復從

集解曰苟林父奔走不復故道

釋文曰從徐子容



反或如字

樾謹按杜言不復故道故徐讀爲蹤跡之蹤不復蹤之語殊爲不辭若讀如字則不復從之下須加故道二字其義始明且林父兵敗而歸何必不由故道歸乎王氏念孫曰從蓋徒字之誤邲之敗徒衆之不反者多故云不復徒說見經義述聞然不復徒之語亦爲不辭從疑役字之誤復者反也周易禘卦傳曰復反也復反義通故亦得通用儀禮特牲饋食禮皆復外位鄭注曰今文復爲反是也不復役卽不反役襄三年傳曰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定十年傳曰反

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是古人謂師還爲反役此云復役義亦同耳邲之戰師徒撓敗故謂之不復役猶上文言不振旅也役從相似因而致誤耳

請攝飲焉

集解曰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

樾謹按攝之言代也周官大宗伯職若王不與祭則攝位鄭注曰代行其祭祀又禮記明堂位注周公攝王位正義曰攝代也請攝飲者請使人代已往飲子重也下文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



者使某攝飲則因不得親往而使人代往其義甚明  
杜訓攝爲持未得其義

宋齊衛皆失軍

集解曰將主與軍相失 正義曰服虔以失軍爲失  
其軍糧

樾謹按如杜解則直曰師潰可矣何以謂之失軍乎  
如服解則又增出糧字疑皆非傳義也軍者謂營壘  
也說文車部軍圍圍也從車從包省一切經音義卷  
十八引字林曰軍圍也包車爲軍是軍字本義車在  
其中而包裹其外正爲營壘之象傳文軍字如晉軍

函陵秦軍汜南之類其本義也如卻縠將中軍狐偃  
將上軍之類其引申義也桓六年傳王毀軍而納少  
師毀軍者毀其營壘也若是三軍之人豈可言毀乎  
此傳言失軍者亦謂失其營壘也服杜二解皆失之  
宣十二年傳曰君盍築武軍杜解曰築軍營以章武  
功襄二十三年傳張武軍於熒庭解曰張武軍謂築  
壘壁斯得之矣襄二十七年傳以藩爲軍昭十二年  
傳乃藩爲軍可見軍字之義

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十八年

集解曰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樾謹按下文曰葬我君成公書順也道與順同義論  
衡本性篇引陸賈曰順之爲道是也國語楚語以違  
而道從而逆相對道卽順也此傳曰言道也猶曰言  
順也杜解未得其旨

使臣斯司馬襄二年

集解曰斯此也

樾謹按使臣此司馬甚爲不辭斯疑廁字之誤文選  
秋興賦曰攝官承乏猥廁朝列李善注引蒼頡注曰  
廁次也是其義也哀二年杜解去斯役釋文曰斯本  
作廡廡與廁相似廁誤作廡因改爲斯矣國語晉語

曰使臣狙中軍之司馬狙亦廁也廣雅釋詁曰狙廁  
也狙狙義通說詳國語

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四年

集解曰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

樾謹按人子事親以送死爲終事君母之喪不成則  
君於事親之道不終故曰不終君謂不終君之事也  
杜解爲不終事君之道則是不終臣之事矣君喪不  
成方可以此責之君母之喪不得以此責之也

我心局局五年

集解曰局局明察貌



樾謹按杜蓋讀局爲炯文選幽通賦又申之以炯戒  
曹注曰炯明也然以局局爲明察則與下文講事不  
令集人來定義不相蒙殆非也局局猶耿耿也詩柏  
舟篇耿耿不寐傳曰耿耿猶微微也廣雅釋訓耿耿  
警警不安也此詩之旨言我心耿耿然不敢自安故  
思聚致賢人以定之也作局者段字耳說文耳部耿  
從耳炯省聲故耿與炯古通用文選顏延年登巴陵  
城樓詩炯介在明淑李善注引楚辭彼堯舜之耿介  
而曰耿與炯同是也杜知局可通作炯而不知炯可  
通作耿故未得其解矣

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七年

樾謹按瘧疾無致死之理以是赴于諸侯不且欲蓋  
而彌彰乎疑古本止作瘧疾尙書金縢篇遘厲瘧疾  
枚氏傳曰瘧暴也瘧疾猶言暴疾弑之而以暴疾赴  
於情事爲近

職競作羅 八年

集解曰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

樾謹按杜解羅字文義迂迴殆非也羅當讀爲羅爾  
雅釋詁羅憂也詩兔爰篇逢此百罹斯于篇無父母  
詒罹小弁篇我獨于罹傳箋竝曰罹憂也職競作羅



者職競作憂也說文無懼字蓋古字止以羅爲之今  
毛詩皆作懼而此傳引逸詩作羅班孟堅謂左傳多  
古字古言於此可見

鄙我是欲

集解曰楚欲以鄭爲鄙邑而反欲與成

樾謹按傳言是欲不言欲與成杜解非也欲猶好也  
凡可欲者即可好故曰耆好亦曰耆欲曰好惡亦曰  
欲惡孟子告子篇所欲有甚於生者中論天壽篇作  
所好苟子不苟篇欲利而不爲所非韓詩外傳作好  
利是欲與好義通鄙我是欲猶言鄙我是好蓋謂晉

親我而我不與之成楚鄙我而我反與之好也

悉索敝賦

集解曰索盡也

樾謹按悉盡敝賦甚爲不辭杜解非也二年傳以索  
馬牛皆百匹杜曰索簡擇好者是索有簡擇之義悉  
索敝賦謂盡國中之車徒而簡擇之也蓋索之言蒐  
索也白虎通田獵篇曰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漢  
書百官公卿表注引服虔曰蒐索也然則索亦猶蒐  
也昭十一年公羊傳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此卽悉  
索敝賦之謂矣



巡丈城

九年

集解曰巡行也丈度也大正義曰十尺爲丈巡行其城以丈度之故云丈城或曰樾謹按國有大災巡視城垣固其所也然豈必丈而度之乎方倉卒之時又豈暇執尺以度城之高卑乎且上文曰陳畚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下文曰繕守備表火道諸句皆以下二字相連爲義而此句巡丈城乃以上二字相連爲義與上下文不一律矣竊疑丈爲誤字據阮氏校勘記文字有作文者然文字亦無義今按丈當作女巡女城者巡

視城堞也說文土部堞城上女垣也官部陴城上女牆俾倪也釋名釋宮室曰城上垣曰俾倪言於其孔中俾倪非常也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然則此傳言女城卽女牆女垣之異名木所以俾倪非常故使人巡視之也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集解曰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

樾謹按傳言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是因災而知天道非因天道而逆知將災也古書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孟子言聖人之於天道也猶言聖人之



於吉凶禍福蓋雖聖人不可如何故曰命也晉侯所謂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者疑宋國相傳謂國有火災必主禍敗故士弱對曰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觀始之一字則因災而知天道明矣下文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自此年宋災之後宋國無大禍敗則在道之言信矣杜氏誤解此句故於上文樂喜爲司城以爲政卽云知將有火災素戒爲備火之政殊非傳意所謂爲司城以爲政者言以司城之官而執國政也宋六卿之次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是司城班在第五宋以子罕之

賢特使爲政故傳言爲司城以爲政豈徒爲備火之政乎哀七年傳曰使爲司城以聽政與此傳同義足徵杜注之非矣

棄位而姣

集解曰姣淫之別名正義曰服虔讀姣爲放效之效言效小人爲淫淫自出於心非效人也今時俗語謂淫爲姣故以姣爲淫之別名

樾謹按說文女部姣好也孟子告子篇曰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荀子非相篇曰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韓詩外傳曰以爲姣好邪則太公



年七十二齷然而齒墮矣鹽鐵論殊路篇曰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曰姣冶嫺都漢書東方朔傳曰左右言其姣好古書姣字竝美好之義而杜乃以爲淫之別名正義又以俗語證之陋矣然如服子慎之說實亦未安姣當讀爲皎方言曰暹暹皎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暹江淮陳楚之間曰暹宋鄭周洛韓魏之間曰苦東齊海岱之間曰皎自關而西曰快然則皎與暹同義棄位而皎與僖二十三年傳淫刑以暹成十六年傳疲民以暹文義相近言棄位而自快其意也穆姜齊女習於齊之方言故

曰皎耳

而以偃陽光啟寡君 十年

正義曰光昭宋國開其疆竟以賜寡君

樾謹按昭二十八年傳曰光有天下杜解曰光大也然則光啟者猶言大啟也國語鄭語必光啟土韋昭注曰光大也得其義矣正義失之

先王先公 十一年

集解曰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

樾謹按下文更言七姓十二國之祖則此當泛言周



之先王先公杜解非是  
七姓十二國之祖

集解曰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 正義曰服虔云晉  
主盟不自數

樾謹按傳言十二國知鄭猶未與盟也是時鄭雖行  
成而猶未受盟故范宣子曰諸侯道敝而無成若鄭  
亦同盟則不應爲是言矣至九月諸侯復伐鄭鄭人  
使王子伯駢行成於是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  
盟晉侯正以鄭未與盟故特與之盟也傳文本不誤  
亦不必曲爲之說據二十二年傳寡君盡其上實重

之以宗器以受齊盟然則此時歌鐘罍磬之屬尙未  
入晉其尙未受盟可知說者泥同盟之文謂鄭亦與  
焉未必然也

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十四年

集解曰能自攝整從鄭子蟜俱濟涇鄭與卓古  
樾謹按攝非攝整之謂攝之言佐也助也言北宮括  
於此役有佐助之功也詩既醉篇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毛傳曰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襄三十一年傳引  
此詩杜解曰攝佐也卽用毛義白帖三十四引此詩  
而曰攝助也助與佐義同是攝有佐助之義古訓然



也昭二十六年傳曰晉爲無道是攝是贊與此傳攝  
字義可互明杜於彼傳訓攝爲持亦未得也  
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  
懋謹按杜氏不解悼字則讀如本字矣然悼棄連文  
甚爲無義悼當讀爲卓史記魯周公世家里克殺其  
君奚齊卓子集解引徐廣曰卓一作悼是悼與卓古  
字通也卓之本義爲高說文匕部卓高也高則必遠  
故或訓爲高遠漢書劉輔傳必有卓詭切至師古注  
曰卓高遠也亦或徑訓爲遠楚辭逢尤篇世旣卓兮  
遠眇眇王逸注曰卓遠也說文走部趨遠也走部遠

遠也趨遠皆卓之後出字遠卽高之引申義耳卓棄  
之者遠棄之也上文曰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它竟  
杜解曰越遠也故此答之曰寡君不以卽刑而卓棄  
之卓亦遠也

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

十四年

正義曰服虔本壞作懷解云懷柔也繫蒙也賴恃也  
王室之不懷柔諸侯恃蒙齊桓之匡正也  
懋謹按傳文若是王室之不壞則下句當云繫伯舅  
之功今乃云繫伯舅是賴疑當從服本作懷然子慎  
訓懷爲柔而云不懷柔諸侯於義未得詩雄雉篇我



經二十六  
之懷矣揚之水篇懷哉懷哉鄭箋竝曰懷安也王室  
之不懷猶云王室之不安也王室不安惟伯舅能安  
之故曰繫伯舅是賴也

改服修官 十六年

集解曰既葬改喪服修官選賢能

樾謹按上文已歷敘羊舌肸為傅云云此何以又云  
修官且修官與改服事亦不倫杜解殆非也官與館  
古字通周易隨初九官有渝釋文曰官蜀才本作館  
蓋官字從白實為館舍之本字從食作館乃後出字  
也說詳余所箸字義載疑修官即修館也晉侯將烝

于曲沃又順河東下會于溴梁故所在館舍先為修  
理也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 十八年

集解曰斥侯也

樾謹按小爾雅廣詁曰斥開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除  
邊關益斥師古注曰斥開廣也禮記王制正義曰斥  
大謂開斥廣大此傳斥山澤之險正斥大之義言凡  
山澤險阻之地皆開斥之使容車徒也杜訓為侯未  
得其旨

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



集解曰脫不張旗幟

樾謹按不張旗幟謂之脫近於臆說矣脫之言突也詩緜篇混夷駮矣毛公訓駮爲突駮從兌聲故或卽以兌爲之孟子梁惠王篇注引詩作昆夷兌矣是也脫亦從兌得聲故得與駮通乃脫歸者乃突歸也廣雅釋詁曰突猝也猝然而歸則有輕速之意故太子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也國語晉語脫會秦伯於王城義亦與此同

先吳壽夢之鼎 十九年

集解曰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

樾謹按惠氏補注曰馬爲庭實未聞以馬爲先且馬不上堂安得先之其說是也至以先吳爲先秦先漢之比則亦未得夫郟鼎不稱先郟紀甗不稱先紀吳鼎何必言先吳邪先疑无字之誤无讀爲暨暨及也猶言賄苟偃束錦加璧乘馬及吳壽夢之鼎也暨從既聲既從无聲古文以聲爲主故卽以无爲之所謂左傳多古字古言者此也无先形似學者多見先匙見无因誤爲先矣

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 十九年  
樾謹按士子孔亦相親者謂因其母之故而亦親於



宋子也既親於宋子則其親於子然子孔不待言矣  
此所以三室如一也唐石經作二子孔亦相親也則  
但是士子孔與司徒孔相親而子然不與矣何以云  
三室如一乎二字乃士字之誤阮氏校勘記反謂作  
二者不誤恐後學疑惑故詳辨之  
軌度其信 二十一年

正義曰謂使其臣信有軌則法度可明以為徵驗也  
劉炫曰軌法也行依法度而言有信也  
樾謹按正義所說迂迴難明且不成義殆非也軌當  
讀為究軌字從九得聲古音即如九究亦從九得聲

故軌究音同得相民借詩皇矣篇爰究爰度此以究  
度連文即其義也究度其信者言必究度之使信而  
合義也上云洗濯其心此云究度其信洗濯二字同  
義究度二字亦同義學者不知軌為究之段字因失  
其解矣二十五年傳度山林鳩藪澤鳩亦究之段字  
說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此段軌為究猶彼段鳩為  
究也

生在敬戒 二十二年

樾謹按此敬字與上文敬其事君敬字不同敬其之  
敬乃本字也敬戒之敬當讀為倣說文八部倣戒也



做戒一義故下文君子但曰知戒  
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二十三年

集解曰肆放也 正義曰君子自論慶氏之罪所為  
不義不可放肆以為宜其誅滅

樾謹按杜訓肆為放未詳其義若從正義之說則當  
為肆皆之肆然襄九年肆皆圍鄭杜解曰肆緩也此  
傳訓放與彼義殊正義所說未必有當杜意也今按  
肆者長也詩崧高篇其風肆好毛傳曰肆長也不可  
肆即不可長言慶氏不義不可長也故下文即引書  
惟命不于常以證之肆字古作肆在說文長部然則

訓肆為長正合字之本義杜解既不了正義以宜其  
誅滅足成之殆非傳意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

集解曰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 正義曰昭  
二十二年傳曰荀吳略東陽遂襲鼓滅之鼓在鉅鹿  
居山之東山東曰朝陽知東陽是寬大之語總謂晉  
之山東故為魏郡廣平以北服虔以東陽為魯邑謬  
之甚矣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者也

樾謹按魯語曰昔欒氏之亂齊人閒晉之禍伐取朝  
歌我先君襄公不敢甯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踣跂



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離俞與邯鄲勝擊齊之左倚止晏萊焉服氏以東陽為魯邑蓋據此正義既斥其謬而又曰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者也則仍無以易服氏之舊說矣今按晉東陽之地雖或遼闊然所謂東陽之師者必非盡太行山以東之師而悉起之也趙勝即邯鄲午之父見定十三年正義外傳謂之邯鄲勝蓋父子世守邯鄲者邯鄲今屬廣平府東陽必與邯鄲相近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謂今冀州為晉之東陽地是也至叔孫豹之師尚在雍榆杜謂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其地在今衛輝府

濟縣相去甚遠安得謂東陽之師即叔孫豹所帥者乎正義此說仍未免為服氏所惑也然則外傳所載子服惠伯之言豈其飾無為有以欺大國邪曰雖榆去朝歌甚近是役也齊取朝歌而不能守未必非叔孫一軍之力於是趙勝得以追擊之而獲晏釐其後魯人居以為功晉亦不能斥為誣也若必執國語以說左傳失之矣

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

集解曰父寵之則可富

樾謹按富與福古通用周易謙象傳鬼神害盈而福



謙釋文曰福京作富是其證也富倍季氏即福倍季氏與下句禍倍下民相對正承上文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而言杜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其下云故公鉏氏富此則當讀如木字閔子馬所謂福者非止以富言也富國福也得為公右宰亦福也悼子雖得立而竟早死雖謂之無福可矣  
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二十五年  
集解曰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大國亦曰禮儀  
樾謹按杜說不了由未得其句讀故也此當以公曰不絕句公曰不猶孟子曰否乃甚不然之辭不與否

古字通也為崔子句其無冠乎言既為崔子豈患無冠吾以其冠賜人於崔子無損也說文、部吝相與語唾而不受也從、否聲孟子曰否及此傳公曰不疑皆吝之段字今世俗猶有此言  
公踰牆又射之  
正義曰上未有射公之文而云又射之者以公未踰牆必已射公但射公不中傳文不載以踰牆射之中股故傳言其事而云又也  
樾謹按上無射公之文則此不得言又又當讀為有石鼓文滿又小魚詛楚文又秦嗣王竝以又為有古



字通也因不知射者主名故但曰有射之定八年傳有自門閒射陽越殺之卽其例也有與或聲近而義通考工記梓人曰毋或若女不寧俟禮記祭義篇曰庶或饗之孟子公孫丑篇曰夫既或治之鄭注趙注竝曰或有也故又字亦與或通禮記檀弓篇曰或敢有他志國語晉語作又何敢有他志哀元年左傳曰或將豐之史記吳世家作又將寬之竝其證也然則又射之猶云或射之不通古人之言而泥乎其文斯難得其解矣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

秦泄盟秦伯車如晉泄盟成而不結

二十六年

集解曰傳爲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懋謹按杜謂此傳當繼前年之末非也此傳實當在下文二十六年春之上蓋左氏作傳本未嘗分每年爲一篇故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十一年傳卽云楚子伐麋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傳卽云楚子伐鄭如此之類竝當合下文爲一不當綴諸前年之末莊十九年傳曰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僖二十四年傳曰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



納之但言禦之納之不言所禦何師所納何人蓋左氏原文自初楚武王克權至巴人因之以伐楚此數十字皆在十九年春之上自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至重耳敢不拜此數百字皆在二十四年春之上後之編次者因每年必欲以年冠首年上不容更著一字於是割置前年之末而文義之不安者多矣惠公元妃孟子至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此五十八字本在元年春王周正月之上若非杜氏合傳於經卽無經文橫隔其間豈不連屬爲一卽此可見左氏之舊此傳與彼不殊杜氏以經文隔之遂若孤縣卷首無

所繫屬因以爲傳寫跳此而左氏之舊不可復矣

彙范易行以誘之

集解曰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正義曰賈逵鄭眾皆讀易爲變易之易楚語說此事云若易中下楚必欲之韋昭云簡易變范之行示之弱以誑楚也是韋昭已讀爲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

樾謹按傳言誘之則韋氏示弱之說信矣惟簡易之義終有未安易當讀爲地方言及廣雅釋詁竝曰阨壞也字亦作弛國語魯語曰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



韋注曰弛毀也然則弛行以誘之者毀行以誘之也  
猶桓六年傳曰王毀軍而納少師也詩何人斯篇我  
心易也韓詩作我心施也易之通作弛猶易之通作  
施也王氏引之謂魯語弛孟文子之宅與景公欲更  
晏子之宅同弛者易也說見經義述聞然則外傳弛  
宅當爲易宅此傳易行當爲弛行竝古文段字而學  
者泥本字以求之則胥失之矣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集解曰以舉材能比叔向

樾謹按周易比彖傳曰比輔也詩杕杜篇胡不比焉  
國語齊語足以比成事鄭箋韋注竝曰比輔也爾雅  
釋詁曰比備也備與輔同然則以比叔向者以輔叔  
向也杜解失之

能歆神人 二十七年

集解曰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

樾謹按國語周語曰民歆而德之韋注曰歆猶欣欣  
喜服也然則能歆神人謂神人皆喜之也周語曰事  
神保民莫不欣喜是其義也一歆字兼神人而言杜  
解未得其旨

季蘭尸之敬也 二十八年



集解曰使服蘭之女而爲之主 正義曰詩言季女  
而此言季蘭謂季女服蘭草也案宣三年傳曰蘭有  
國香人服媚之知是女之服蘭也  
樾謹按蘭雖人所服媚然女不必皆服蘭且服蘭之  
女豈可卽謂之蘭乎杜解非也蘭疑變之段字變從  
絲聲蘭從闌聲二聲相近說文門部闌妄入宮掖也  
從門絲聲讀若闌漢書成帝紀闌入尙方掖門卽以  
闌爲之然則蘭之通作變猶闌之通作闌也詩車牽  
篇思變季女逝兮傳曰變美貌此傳所謂季變卽詩  
所謂思變季女言年少而美好也

請觀於周樂 二十九年


樾謹按儀禮聘禮記歸大禮之日旣受饗餼請觀鄭  
注曰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  
大之焉然則古禮於所聘之國本有請觀之事故季  
札因而請觀周樂耳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集解曰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  
樾謹按美哉之下不著一字而遠云其細已甚民弗  
堪也文義不屬疑其細二字當爲一句美哉其細蓋  
美其細也說文糸部細微也荀子解蔽篇楊注曰微



者精妙之謂也是細亦未始非美但過甚則涉于煩碎矣故又曰已甚民弗堪也杜解未得其旨詩正義引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亦失之

用而不匱廣而不宣  
樾謹按此文自直而不倨曲而不屈以下共十四句每二句相對成義直與曲對邇與遠對遷與復對哀與樂對施與取對處與行對獨此二句用與廣不對用疑困字之誤困而不匱廣而不宣語意一律困者窮乏之名廣者博大之號正相對也  
辯而不德

集解曰辯猶爭也

樾謹按杜氏不解德字史記注引服虔曰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其說非是苟能以德居之又何爭乎德當讀爲直德字古文作本從直聲故卽與直通周易繫辭傳有功而不德蜀才本作置德之通作直猶置之通作德也爭辯而不直故宜加於刑戮矣

其君弱植 三十年

正義曰周禮謂草木爲植物植爲樹立君志弱不樹立也



樾謹按如正義所說當云其君弱不植於文方明不  
得云其君弱植蓋弱植連文乃古語也植當讀爲脂  
膏臚敗之臚考工記弓人注曰機脂膏臚敗之臚是  
也字本作殖說文肉部殖脂膏久殖也亦或作臚釋  
名釋地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臚也黏昵如脂之臚  
也然則人之弱者謂之臚猶土之黏者謂之埴矣考  
工記埴埴之工二司農曰埴書或作植此段植爲臚  
與彼段植爲埴同若以本字讀之而訓爲樹立則弱  
植二字義不相屬矣

上下有服

集解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  
樾謹按經傳服字半皆良字之段借說文又部良治  
也從又從口口事之制也凡服事字降服字並當作  
良而經傳皆以服爲之服行而良廢矣鄭石制字子  
服見宣十二年傳此卽良服爲良之明證良從口故  
亦有節制之義名制字良正相應也上下有良猶云  
上下有制與上句都鄙有章一律杜不知服爲良之  
良字而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呂氏春秋樂成篇曰  
都鄙有服高注曰服法服也疑高氏原文本日服法  
也蓋服爲制故亦爲法後人不知其義妄增服字耳



說詳呂氏春秋

寇盜充斥三十一年

集解曰充滿斥見言其多

樾謹按充斥連文其義一也淮南子說山篇近之則鐘音充高誘注曰充大也呂氏春秋必己篇禍充天地高注亦曰充猶大是充之義為大也文選魏都賦墳行斥斥李善引蒼頡曰斥大也史記司馬相如傳除邊關益斥索隱引張揖曰斥廣也廣與大同是斥之義亦為大也凡有大義者皆有眾多之義如殷訓大亦訓盛豐訓大亦訓滿皆其例也說文多部登大

也從多丌聲其義為大而其字從多可知其義之通矣玉篇多部鉉多也大也大部裔大也多也皆多大義通之證充斥竝訓大故亦竝訓多寇盜充斥言寇盜之多也杜訓斥為見義反不倫矣

令尹似君矣

正義曰言令尹威儀已足國君之容矣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  
樾謹按其字當從古本作以其義當從定本作似周



易明夷彖辭文王以之箕子以之荀向本作似卽其  
例也就字義而言以卽似字古似字作似亦或移人  
旁於右作似真書變作以而借爲呂字行之既久莫  
知其卽似字也於是又加入旁於左作似字此尤俚  
俗之甚者服氏所據本作令尹以君矣正左氏之舊  
乃不知以字之卽似字蓋六書之學自漢已失之矣

羣經平議卷二十六

羣經平議卷二十七

德清俞樾

春秋左傳三

帶其褊矣

昭元年

集解曰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

樾謹按褊字不訓盡卽以段借之例求之亦不得其  
說杜云褊盡殆失之矣說文衣部褊衣小也帶其褊  
矣猶曰以是爲帶不其褊小乎蓋旣以與之又爲謙  
辭謝之也古書或以矣字代乎字如隱三年公羊傳  
曰盍終爲君矣禮記文王世子篇曰女何夢矣皆是



也杜氏不達古語故失其解

處不辟汚

集解曰汚勞事 正義曰處國之所辟者惟有辟勞事耳故以汚爲勞事也言事之勞身若穢之汚物也 樾謹按廣雅釋詁曰辱汚也汗爲辱故亦爲勞禮記檀弓篇鄭注曰勤勞辱之事也是勞辱同義成九年傳大夫勤辱勤辱猶勤勞也汗者辱事卽爲勞事正義所說未達古訓

弗去懼選

集解曰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

樾謹按懼數其罪則曰懼罪足矣乃曰懼選於文不明杜解殆非也選當讀爲篡說文亼部並而奪取曰篡古人之言上下不嫌同辭以臣奪取於君謂之篡以君奪取於臣亦謂之篡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對司馬侯曰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是鍼以車多故出奔其母所謂弗去懼選者言弗去則必爲景公所篡取故欲使適它國以保其所有也方言曰秦晉之間凡取物而逆謂之篡鍼母此言正秦之方言也作選者段字耳選從異聲篡從算聲二聲相近故得通用詩柏舟篇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



論語子路篇何足算也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  
傳贊作何足選也然則選之通作篡猶選之通作算  
矣國語魯語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選  
亦篡之段字謂其自篡取之也說詳國語  
臺駘能業其官

集解曰纂味之業

樾謹按杜未解業字也業讀為剡方言曰剡續也秦  
晉繩索謂之剡廣雅釋詁亦曰剡續也能剡其官者  
能繼續其官守也說文無剡字蓋古字止作業耳  
四姬有省猶可

集解曰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

樾謹按省當讀為省莊二十二年經文肆大省公羊  
作肆大省是省與省通上文曰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相之云者兼男女而言明男娶同姓之女固當生疾  
女嫁同姓之男亦當生疾也故此云四姬有省猶可  
省之言疾省也楚語曰夫誰無疾省是也四姬有疾  
省則四姬當之矣故曰猶可也杜解未得其旨正義  
申說之徒為辭費耳

女陽物

集解曰女常隨男故言陽物



樾謹按以易義言之坎爲中男爲月離爲中女爲日此所以女爲陽物也後世言丹術者有取坎填離之說實本於此杜以女常隨男爲說失之矣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温

集解曰烝冬祭也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温縣往會祭之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誤

樾謹按左傳以周正紀事十二月者建亥之月也桓

五年傳閉蟄而烝杜解曰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然則烝祭當在建亥之月此傳十二月不誤也疑甲辰朔三字當在傳首十二月之下左氏原文蓋云十二月甲辰朔晉既烝傳寫者誤移甲辰朔三字置烝于温之上而文不可通矣又按將會孟子餘句義亦難明趙衰字子餘不字孟會祭孟子餘不得但曰將會然則此文亦必有誤今按孟者地名尙書泰誓篇序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據隱十一年傳王取鄆劉蔿邠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城



欒茅向盟州陘隕懷杜曰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而成十一年傳曰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止言溫不言餘邑則知餘邑皆附屬於溫者也是時溫屬趙氏則孟亦必屬趙氏矣且溫與州同在蘇忿生十二邑中是時州亦屬趙氏昭三年傳可證然則孟屬趙氏從可知矣子餘當作餘子左氏原文蓋曰趙孟適南陽將會孟餘子烝于溫餘子者卽宣二年傳所謂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者也趙孟蓋將會餘子之在孟者至溫烝祭故曰將會孟餘子烝于溫因甲辰朔三字誤移在烝于溫之上而餘子二字又誤作子餘其事遂

晦雖服子慎不得其解矣

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二年

集解曰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

樾謹按傳言數於守適不言數如守適杜解非也文十六年傳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杜曰數不疏也不疏則有煩密之意蓋數從婁聲考說文從婁得聲之字走部遷連遷也言部謏謏謏也水部漉雨漉漉也竝有煩密之意然則數於守適者言視適夫人之喪更爲煩密也杜解爲禮數之數失之

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



阮校勘記曰淳熙本溢誤益

樾謹按作益者是也上文曰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杜曰滋益也然則滋與益同義上言滋侈此言益尤文義一律襄二十六年傳而視之尤服注曰尤甚也益尤猶言滋甚耳當從淳熙本作益爲正

二惠競爽

集解曰競彊也爽明也

樾謹按此對下文又弱一个而言競猶爭也莊子齊物論篇有競有爭郭注曰並逐曰競是其義也爽之義爲明淮南說林篇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然

則爽亦猶盛也競爽猶爭盛也廣雅釋詁曰爽猛也猛與盛義相近杜解以競爽二字平列未得其義哀十六年傳曰與不仁人爭明句無不勝此言競爽彼言爭明文異而義同杜讀彼傳誤於爭字絕句失之辨見王氏經義述聞

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五年

正義曰劉炫以爲施者舍也臧者善也成諸臧氏取其令名也

樾謹按臧之爲善是矣其說施字於義未盡施猶施也方言及廣雅釋詁並曰弛壞也字亦通作弛國語



魯語曰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毀也毀中  
軍于施氏正取弛毀之義施弛古字通周官遂人與  
其施舍者鄭注曰施讀爲弛

葬鮮者自西門

集解曰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魯朝正門

樾謹按御覽時序部引書大傳曰西方者何也鮮方  
也白虎通五行篇曰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然  
則鮮方與遷方同亦言萬物鮮落也禮記月令篇季  
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周書時訓篇腐草不化爲螢  
穀實鮮落是其義也人死謂之鮮正取鮮落之義葬

死者自西門正取西爲鮮方之義叔仲帶謂此言受  
之叔孫疑叔孫生時因論喪禮曾有此言然未嘗行  
之魯國使爲常法也叔仲帶追述之蓋欲貶損叔孫  
不依舊典故借此爲由耳杜謂不以壽終爲鮮夫帶  
乃豎牛之黨豈可發其餓死叔孫之罪又謂西門非  
正門然則東亦非正何必西乎

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

集解曰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

樾謹按傳言大庫之庭不言大庭氏之庫與十八年  
傳不同疑魯國別有大庫庫曰大庫猶府曰長府長



大竝美名也杜據十八年傳爲說失之  
誰其重此

集解曰言怨重

樾謹按重猶任也詩大明篇箋曰重懷孕也說文女部妊任身懷孕也懷孕謂之任亦謂之重蓋重與任義本相因故亦得相通誰其重此卽誰其任此言誰任其咎也下文曰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有與未有正承誰其重此而言若從杜解以重爲怨重則與下文不貫矣  
皆成縣也

集解曰成縣賦百乘也

樾謹按襄十四年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杜曰成國大國也然則成縣亦猶大縣也釋名釋言語曰成盛也盛與大義相近禮記檀弓篇鄭注曰成猶善也善與大義亦相近詩桑柔篇鄭箋曰善猶大也

羊舌四族皆疆家也

集解曰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正義曰按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疑季夙卽是虎也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劉炫以爲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而規杜氏非也



樾謹按季夙不見於左傳唐書宰相世系表曰羊舌  
職五子赤肸鮒虎季夙赤字伯華肸字叔向鮒字叔  
魚虎字叔黹號羊舌四族是季夙不在四族之內且  
又不傳其名然則其人有無不可知也孔氏謂季夙  
卽是叔虎未可深非惠氏棟補注因叔季是兄弟之  
次故從劉氏以爲別有季夙然魯之仲孫卽爲孟孫  
何必晉之叔虎不爲季夙乎今以左傳爲定是時叔  
虎已死羊舌氏兄弟見于傳者止伯華叔向叔魚三  
人疑左傳原文本云羊舌三族皆彊家也韓氏七羊  
舌氏三其數正十故下文曰因其十家九縣也古書

三字每誤作四儀禮觀禮四享鄭注曰四當爲三古  
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  
引鄭志曰純四狶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  
爲四大戴記公冠篇公冠四加玄冕廬注曰四當爲三  
三字之誤定十五年穀梁傳疏曰范云四四當爲三  
古者四三皆積畫字有誤耳竝其證也昭十二年傳  
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據楚語曰是三城者豈不使  
諸侯之惕焉然則傳文四字亦三字之誤此傳三族  
誤爲四族彼傳三國誤爲四國其誤正同杜於彼傳  
分不羹爲二以當之至此傳三誤爲四則下文十家



之數不合乃云言十家舉大數也皆曲說也劉光伯不知考定傳文而漫欲規正杜失謂韓須是起之門子不必更稱家去韓須之外韓氏唯有六家并羊舌四族故為十家夫韓須之於韓起猶楊石之於叔向也晉人既亡韓起叔向必以韓須楊石代之安得不數若不數韓須則亦當不數楊石矣劉氏所規豈可通乎今正羊舌四族為三族則十家之數固無不合無待辭費

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七年

正義曰日謂往日也

越謹按上文曰昔先君成公既言昔不必又言往日矣日疑自字之誤自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文義甚明故杜無解正義承誤本而為之說不足據也文七年傳日衛不睦襄二十六年傳日其過此也昭七年傳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昭十六年傳日起請夫環凡以日言者皆謂其事相距未久此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則當極言其久不得以日言也阮氏校勘記曰淳熙本纂圖本作日則又日之誤字

孟縶之足不良能行七年



集解曰跋也

樾謹按良能二字相連成義孟子盡心篇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趙岐注曰良甚也即可說此傳良能之義蓋古語也二十年傳杜解曰繫足不良是誤於良字絕句監本毛本遂改能行爲弱行矣

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

八年

釋文曰若何弔也本或作若可弔也

樾謹按可與何古本通用至此傳之義實當從或本作可因史趙曰可弔也故子大叔曰若可弔也即承史趙之語而言也太叔此言極爲微婉蓋平公承悼

公之後席全盛之勢諸侯賓服秦楚無釁安坐西陲偷焉自樂銅鞮始作虎祁繼成而文襄之業隳三家之勢張矣晉之式微實基于此倘平公早世晉人更立賢君得如悼公者起而振之或尙可爲乎故曰若可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弔者弔晉之喪賀者賀晉之不失諸侯也上文叔向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史趙所謂可弔者其意殆亦同此大弔之意則以爲君苟有咎諸侯轉可不叛也所謂微辭也倘如今本作若何弔也則了無意義人人能言之左氏又何必錄此諛辭以汚簡牘乎且其字將字



皆與若字相應今作若何弔也則但曰非惟我賀天下實賀足矣是時魯使已在晉廷其餘諸侯亦必屬至何必爲擬議之辭曰其曰將乎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九年

集解曰辭責讓之

樾謹按辭猶訟也古謂訟爲辭訟周官小司徒職曰聽其辭訟是也亦作治訟小宰職曰聽其治訟是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治反衛侯何休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此傳言辭於晉猶言訟治於晉成十一年傳晉卻至與周爭鄆田王

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彼因鄆田故而訟諸晉此因鄆田故而辭於晉兩事正司杜訓爲責讓非古義矣

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

集解曰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樾謹按祝融治火楚不治火也乃以火爲楚所相何也相疑當作祖字相似而誤昭三年傳曰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正義曰定本作其祖是其例也上文曰陳水屬也據八年傳曰陳顓頊之族也族與屬聲



近而義通陳爲顛項之後故爲水之屬楚爲祝融之後故以火爲祖矣

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

十年

集解曰欲及子良醉驅告鮑文子

樾謹按醉而騁者子良醉而騁也桓子遭之但見其騁不知其醉則愈疑其將攻已矣及見文子之後使視二子皆將飲酒然後知其不然而因授甲之故勢不容已乃有及其飲酒先伐諸之謀若遭子良時已知其醉又何必使視二子乎杜解於當日情事未得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

正義曰言人居身難可不謹慎

樾謹按正義說此殊未明了疑傳文難字乃衍文也上文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此文曰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不慎也義正相應而文亦甚明故杜無解若是難不慎也則文義不可曉杜不得無說矣唐石經每行十字而此行自子字起慎字止十一字疑石經本無難字也惜之字以下刊缺不能據以

訂正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十二年

集解曰淮水名坻山名 正義曰劉炫以爲淮坻非



韻淮當作濰又以坻爲水中之地以規杜氏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爲韻不甚要切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濰水此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又酒肉相對多少相似爾雅小洲曰隋小隋曰泚小泚曰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爲山名劉炫又以山無名坻者按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坻非山乎

樾謹按淮泚是韻無煩改讀爲濰誠如孔氏之說矣至坻爲山名古籍無徵孔氏舉坻箕之山爲證穆子晉人何意舉楚山乎然從劉光伯之說以坻爲水中

地則以小地對大水誠若不倫今按坻乃阨之段字也說文阜部阨秦謂陵阪曰阨有酒如淮有肉如阨與下文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文義一例淮與澠皆以水言阨與陵皆以土阜言杜於下句陵字止曰大阜也不以爲山名然則以坻爲山名固杜之失矣劉氏規正杜失而不知坻爲阨之段字則亦未爲得也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

樾謹按左氏原文當作庾皮之過成十六年傳潘尫之黨杜解曰黨潘尫之子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傅摯杜解曰傅摯申鮮虞之子蓋古人以父名子自



有此例庾皮之過亦猶是也不然庾過自因為獻太子傅而見殺不因其父而起何必曰庾皮之子乎釋文于成十六年曰一本作潘庇之子黨于襄二十三年曰本或作申鮮虞之子傅摯蓋皆後人所加而杜氏所據本尙未衍子字故各為之解至此傳杜無解則已衍子字矣

湫乎攸乎

集解曰湫愁隘攸縣危之貌正義曰湫是湫隘故以湫為愁隘之意也詩云攸攸旆旌故以攸為縣之貌也

懋謹按湫即愁之段字春秋繁露陽尊陰卑篇曰湫者悲憂之狀也是湫與愁同義杜訓湫為愁已得其解乃因其字是湫隘之湫又加隘字以足之則反失之矣至以攸為縣危之貌此臆說也攸即悠之段字古書悠字或省作攸蓋亦聲近而義通正義引詩攸攸旆旌今詩車攻篇作悠悠旆旌即其證也說文心部恤憂也愁憂也悠憂也恤恤乎愁乎悠乎三句一意深憂之故重言之也

南蒯枚筮之

集解曰不指其事汎卜吉凶正義曰今人數物云



一枚兩枚是籌之名也尙書大禹謨枚卜功臣孔安國云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彼謂人下一籌使歷卜之也此則不告筮者以所筮之事空下一籌而使之筮或以爲杜云汎卜吉凶謂枚雷總卜

樾謹按古卜筮不下籌謂空下一籌而使筮臆說也枚雷之語于古未聞乃據唐時俗語以說經更爲失之今按枚當讀爲微詩東山篇勿士行枚毛傳曰枚微也是其證也襄十九年傳崔杼微逆光服虔曰微隱匿也哀十六年傳其徒微之杜曰微匿也匿其事而使之筮故爲微筮哀十六年傳王與葉公枚卜子

良以爲令尹義亦同此東晉古文尙書竊取其語而僞傳以爲歷卜然則楚所卜者止子良一人何歷卜之有乎

秦復陶

集解曰秦所遺羽衣也 正義曰文在冠下鳥上知是衣也目之以秦明是秦所遺也冒雪服之知是毛羽之衣可以禦雨雪也

樾謹按此皆臆說不可以說經秦復陶者蓋卽所謂紕也說文糸部紕氏人縗也紕謂之復陶猶蚘謂之復陶說文虫部蠃復陶也劉歆說蠃蚘蚘子也古人



之語凡聲同者名義卽相通紕與蚍聲同廣雅釋詁曰紕緣也緣與緣亦聲同此復陶之名所以得通于紕也周書王會篇載伊尹爲四方獻令正西以紕罽爲獻後漢西南夷傳并駝夷能作髦毳髦卽紕也秦近西戎故宐有此襄三十年傳使爲君復陶或亦主爲罽罽

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集解曰桃弧棘矢以禦不祥

樾謹按古字共與供通禦與御通隱九年傳不共王事僖四年傳王祭不共釋文並曰共本作供文七年

傳華禦事爲司寇釋文曰禦本作御是其證也以其禦王事者以供御王事也廣雅釋詁供奉獻御進也供御與奉獻同如杜解則當云以其王禦事不當云以其禦王事矣

形民之力

集解曰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云形民之力

樾謹按杜釋形字迂迴難通後漢書陳蕃傳注引此作刑民之力則古本不皆作形必以隨器制形解之不可通矣今按形猶容也形與容一聲之轉故古語



以形容連文爾雅釋詁刑法也廣雅釋詁容法也刑  
與容同義猶形與容同義也說文土部型鑄器之法  
也金部鎔治器法也型與鎔同義亦猶形與容同義  
也容字古通作庸莊子肱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  
作庸成氏是其證也爾雅釋詁刑庸竝訓爲常刑與  
庸同義亦猶形與容同義也故以聲求之形民之力  
猶容民之力容民之力猶庸民之力傳意止言用民  
力者不可有醉飽過盈之心耳不以聲求之而泥字  
義以求之則古書之難解者多矣

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

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

十三年

懋謹按蔓成然三字當作觀從於事方合此傳敘楚  
亂凡有二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因羣  
喪職之族敏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  
而居之此其一也觀從朝吳在蔡以蔡公之命召子  
干子皙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又其一也此當云  
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觀從蔡朝吳帥陳蔡  
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公子比卽子干  
也公子黑肱卽子皙也公子棄疾卽蔡公也觀從與  
朝吳同謀起事必不當漏至蔓成然自在息舟竝不



在蔡安得與朝吳同帥師乎且下云因四族之徒杜  
解曰四族遠氏許圍蔡消蔓成然然則蔓成然正四  
族之一若既列名於上而又云因四族之徒義不可  
通矣故知此文蔓成然三字乃觀從之誤所宜訂正  
也

先歸復所後者劓

集解曰劓截鼻

樾謹按杜解非也刑有五豈必專截其鼻乎劓當讀  
為劓說文刀部劓斷也經傳無劓字皆以劓字為之  
周易困九五劓刖京房作劓刖是劓與劓古通用尙

書多方篇劓割夏邑劓割即劓割也盤庚篇我乃劓  
殄滅之無遺育枚傳曰劓割也哀十一年傳則劓殄  
無遺育杜解亦曰劓割也凡訓割之劓皆劓之受字  
此傳曰先歸復所後者劓言後者則劓殄滅之也棄  
疾欲散乾谿之眾必為危言以恐惕之豈徒曰吾將  
截其鼻而已乎

王虐而不忌

集解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

樾謹按以不忌為無所畏忌則與下文意不相屬故  
杜加將自亡三字以聯貫之然非傳文所有也今按



虐而不忘者謂靈王雖暴虐而尚不忘克也觀其赦  
芋尹無字及使穿封成爲陳公二事殊有君人之度  
異乎晉夷吾之必殺慶鄭者矣故曰虐而不忘而子  
干涉五難以弑之宜其不濟也

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

十四年

樾謹按廢當讀爲發僞發疾者言僞爲疾發也猶二  
十年傳曰華亥僞有疾也下文曰臣願受盟而疾興  
興卽發也若廢疾則是痼病矣豈能卽愈乃曰請待  
閒而盟乎廢與發古字通用莊子列禦寇篇曾不發  
藥乎釋文曰發司馬本作廢論語微子篇廢中權釋

文曰廢鄭作發竝其證也

任良物官

集解曰物事也

樾謹按物謂物色之也周官載師職曰以物土事鄭  
注曰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然則物官者亦謂  
物色之使各當其官也成二年傳物土之宜顧氏補  
正曰如昭三十二年傳物土方之物此傳物字與彼  
相近杜解非也

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

十六年

集解曰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



樾謹按杜讀庸次比耦四字爲句非也此當以庸次  
比耦以艾殺此地九字爲句庸次比三字一義方言  
曰庸恣比佺更佚代也庸次比卽庸恣比言更代相  
耦以艾殺此地也古人之文不避煩複如襄三十一  
年傳繕完葺牆以待賓客亦當以八字爲句質言之  
則但當云葺牆以待賓客耳乃以葺上更加繕完二  
字猶此文於比上更加庸次二字也後人不達文義  
因并失其句讀而異說滋多矣

今茲火出而章十七年

樾謹按經書冬有星孛于大辰冬則非火出時也乃

云今茲火出而章者蓋彗星始見實在此年之夏史  
官恐其逐日遷移不能定其所在待其既伏而後書  
之故書於冬也此蓋史之舊例莊七年公羊傳列星  
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何休曰反者星復其位  
也然則待彗星之既伏而始書有星孛于大辰亦猶  
待列星之既反而始書恆星不見矣

鄆人藉稻十八年

樾謹按左氏原文當作鄆子藉稻故杜解曰其君自  
出藉稻正義曰其君自出觀行之若傳文止曰鄆人  
而杜氏解爲其君則正義必當有說矣今作鄆人藉



稍者蓋涉下文邠人將閉門而誤

邠人羊羅攝其首焉

集解曰斬得閉門者頭 正義曰攝訓為持也斬得閉門者首而持其頭

樾謹按此蓋以手相搏而攝持其頭非斬之也閉門者既為所持不能自脫邠眾遂乘閒而入耳正義訓攝為持是矣又云斬得閉門者首而持其頭則徇杜說而誤

振除火災

集解曰振棄也

樾謹按振當讀為拒儀禮士喪禮拒用巾古文拒作振是振與拒古字通也禮記喪大記鄭注曰拒拭也爾雅釋詁曰拒拭刷清也是拒與拭刷同義拒除猶刷除也杜解未得其義

莒子奔紀鄆 十九年

集解曰紀鄆莒邑也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樾謹按傳末言七月丙子齊師入紀不言入紀鄆疑鄆乃衍文左傳原文蓋作莒子奔紀紀者莒邑名也今作奔紀鄆者涉下託於紀鄆而衍也下文曰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



以度而去之此鄣字乃障之段字文選北征賦注引  
蒼頡篇曰障小城也然則紀障猶言紀城蓋此婦人  
所居附近紀之城下故曰託於紀障紀障者紀之障  
猶十三年傳曰遇諸棘闔棘闔者棘之闔也下文以  
度而去之解曰因紡纜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是傳  
文度字本謂度城而傳無城字者蒙上文障字而言  
也今以紀障爲邑名則所謂以度而去之者果何所  
度乎其下云及師至則投諸外不言城外又曰子占  
使師夜繼而登不言登城皆蒙上文障字而言也障  
鄣同聲古得通用又從邑從自之字隸變皆作卩但

以在左在右爲別而漢隸又往往亂之如敦煌長史  
武斑碑領校秘鄭鄭卽隩字也李翁析里橋鄣閣頌  
鄣卽隩字也然則障之爲鄣亦猶是矣阮氏校勘記  
所據本正作紀障乃云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  
本障作鄣是也則誤以段字爲正字又曰按說文鄣  
紀邑也夫紀邑則明非莒邑安得并而一之乎

城上之人亦譌

釋文無城字曰一本作城上之人亦譌

懋謹按此當以無城字者爲正上文云託於紀鄣鄣  
者障之段字小城也說見前矣其下諸句皆蒙此障



字爲文曰以度而去之者以度障而去之也曰及師至則投諸外者投諸障外也曰子占使師夜縋而登者縋而登障也此曰上之人亦謀者障上之人亦謀也上卽障上猶外卽障外皆蒙障字爲文正左氏文法之變也今增城字失左氏雅意矣

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

二十一年

集解曰周猶終竟也

樾謹按說文口部周密也以周事子者以密事子也蓋宗魯知齊豹欲殺公孟而不泄其言所謂周也宗魯之意蓋以不泄報齊豹而又以一死謝公孟爲兩

盡之道矣杜解非是下文不蓋不義解曰以周事豹是蓋不義則得之矣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此當以鬼神不饗爲句其國以禍爲句言其國以之而受禍也上文曰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此文正相對彼云鬼神用饗故此云鬼神不饗彼云國受其福故此云其國以禍後人誤讀鬼神不饗其國爲句因于禍下妄增之字耳

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娃居于公里



亦如之

二十一年

樾謹按翟僂新既居新里安得脫甲于公可疑一也  
新里者華氏所居之邑名安得因此而遂以公所居  
爲公里可疑二也疑此傳必有錯誤左氏原文當云  
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而歸于公華姓居于公  
亦如之上句而歸于公傳寫誤到其文下句居于公  
誤增里字皆非左氏之舊但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  
同無可訂正耳

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  
正義曰華氏知困而致死戰或敗諸侯之師楚恥無

功而疾戰戰勝則楚獨有功二者均非吾諸侯之利  
樾謹按是時楚遠越帥師逆華氏非與華氏戰者也  
楚恥無功者謂不得逆華氏也楚不得逆華氏則華  
氏困而楚師爲無功於是華氏與楚師勢不容已在  
華氏必致死在楚師必疾戰并力與諸侯爲難大非  
諸侯之利矣如正義之說若楚恥無功而與華氏疾  
戰者於情事未得也

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  
集解曰百工百官也

樾謹按百工若是百官則百工之喪職秩者卽舊官



耳於文不幾復乎且下文云百工叛豈百官皆叛乎  
疑百工之工乃工匠之工古者國有六職百工與居  
一焉是亦可謂之職秩也哀十七年傳石圃因匠氏  
攻公二十五年傳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  
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  
杜解曰斤工匠所執蓋百工居肆其勢常聚故四民  
之中工匠獨強王子朝因百工作亂與衛事正相類  
百工非百官也

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 二十三年  
正義曰御謂進引也引叔孫謂於獄也

樾謹按御當讀爲圉詩召旻篇我居圉卒荒韓詩外  
傳作我居御卒荒是其例也古御禦通用烝民篇不  
畏彊禦漢書王莽傳作不畏彊圉蕩篇曾是彊禦漢  
書敘傳作曾是彊圉然則御之通作圉猶禦之通作  
圉矣圉叔孫以如吏者囚叔孫以如吏也宣四年傳  
圉伯嬴於轅陽而殺之杜解曰圉囚也與此傳御叔  
孫同義圉亦圉之段字也凡圉圉字依說文當作圉  
而經傳多以圉爲之釋名釋宮室曰圉禦也蓋御禦  
圉圉皆聲近而義通孔氏不達段借之旨而以進引  
說之非也



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集解曰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  
樾謹按如杜解則冠法與冠皆叔孫與獻子者乃一  
謂之取一謂之與何也且叔孫如晉亦未必以作冠  
模法自隨杜氏所解殆非傳意蓋取其冠法者叔孫  
就獻子取之也既取得其冠法乃以兩冠與之而告  
之曰盡矣言如此模法者止有兩冠也

同德度義

二十四年

集解曰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 正義曰  
同德度義尚書大誓文也劉炫云案孔安國云德鈞

則秉義者疆杜為不見古文故致有此謬

樾謹按劉氏為偽古文尚書所誤妄規杜失固不足  
論矣惟杜解亦未得傳義今按度猶在也文十八年  
傳曰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度與在互言之耳其  
實一也不度於善即不在於善杜解曰度居也廣雅  
釋詁曰在居也是度與在義同也同德度義猶曰同  
德在義言所謂同德者惟在於義耳子朝躬為不義  
雖甘氏又往不足為同德也下文引大誓曰紂有億  
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正證明  
同德在義之旨



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集解曰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

樾謹按莫然不動而但謂之莫甚爲不辭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蘇林注曰莫莫爾不勝爲積聚也義亦與杜近殆皆非也今按古曰暮字止作莫詩東方未明篇不夙則莫毛傳曰夙早也莫晚也是夙與莫對文未及其時則爲夙已過其時則爲莫日過分而陽猶不克是陽之不克爲已莫矣必將積聚而爲旱也故曰陽不克莫將積聚也舊解失之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釋文曰于河本或作沈于河

樾謹按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文義已足不必更言沈  
僖十九年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唯之社  
昭十一年傳曰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竝與此  
傳用寶珪于河文法一律蓋皆本於莊二十五年經  
文用牲于社而經文又本於尙書召誥用牲于郊也  
史記周本紀引傳作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沈於河疑  
史公以意加之漢書五行志作王子鼂曰成周之寶  
圭湛于河卽因史記之文釋文所載或作之本蓋後  
人據史漢以改左傳也王氏經義述聞反以有沈字



者爲是故詳辨之

生其六氣用其五行 二十五年

正義曰因上則天之下更復本之於天傳稱天有六氣此言生其六氣謂天生之也用其五行謂天用之也

樾謹按上文曰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此承上文而言若復本之於天則文義不屬矣且其之云者指天地也曰其六氣其五行則生之用之者明屬人矣襄二十七年傳曰天生五材民竝用之此卽用其五行之義惟六氣乃天之所生非人

之所生而云生其六氣義不可解故孔氏有此說今按生者養也周官大宰生以馭其福鄭注曰生猶養也生其六氣猶曰養其六氣國語周語曰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是其義

氣爲五味

正義曰五行之氣入人之口爲五味 又曰味之爲異入口乃知言氣爲五味謂氣入口與下章也發也皆據人知爲文

樾謹按上文言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此卽云氣爲五味明卽上文之六氣不得以爲五行之氣也元年傳



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與此傳文義正同蓋五味雖生於五行然五行亦六氣所生故言五味者必推本於六氣也彼傳於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之下曰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此傳於氣爲五味之下曰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義皆相近然則氣爲五味與下二句自不一律必以爲皆據人知而言亦曲說也

徵褰與襦

集解曰褰袴正義曰以可褰行故以褰爲袴  
越謹按說文衣部褰袴也從衣寒省聲手部擻握衣

也從手褰聲是二字義別經典皆段褰爲擻正義因以段義爲本義失之矣

進胙者莫不謗令尹 二十七年

集解曰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

越謹按呂氏春秋慎行篇載此事曰動作者莫不非令尹疑傳文進胙乃動作之誤動字古文作連連作與進胙相侶因而致誤耳凡國人有所動作者莫不誹謗令尹非必祭祀也杜因傳是進胙因以祭祀釋之而又訓謗爲詛以成其義失之矣常據呂氏春秋訂正成十三年傳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襄三



十一年傳曰動作有文皆動作二字之證  
念類無期 昭二十八年

正義曰賈逵云忿怒狼戾無有期度

樾謹按荀子書每用綦字為窮極之義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楊倞注曰綦極也宥坐篇曰綦三年而百姓往矣議兵篇曰已綦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是期與綦義同念類無期者忿類無極也賈說未得

擇善而從之曰比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心能制義曰度以下九句一律此作擇善而從之則不一律矣詩皇矣篇傳曰擇善

而從曰比是毛公所見本無之字周書謚法篇亦無之字當據以訂正

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

樾謹按此本作豈將軍之食而有不足言將軍之食自必豐腆無慮不足也晉語載其言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正作之食不作食之可據以訂正

屬厭而已

集解曰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

樾謹按屬之訓足非古訓也厭之訓足則經傳屢見



疑杜氏原文曰厭足也故卽繼之曰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傳寫者誤厭爲屬而義不可通矣晉語亦載此語韋注曰屬適也厭飽也已止也適小飽足則自節止杜義蓋亦與韋同

官宿其業

二十九年

集解曰宿猶安也正義曰夜宿所以安身故云宿猶安也服虔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

樾謹按服杜二說義皆迂曲疑皆非也小爾雅廣詁曰宿久也官宿其業言官久於其職業也下文曰世

不失職卽官宿其業之義

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

正義曰宣子刑書久已廢矣今復變易興之以成其滅亡也劉炫云范氏取蒐之法以爲國制雖則爲非書已廢矣縱應有禍亡釁已歇今荀寅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焉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

樾謹按杜氏不解易字正義所說迂曲甚矣近世學者各爲之說孔氏廣森讀易爲難易之易謂易之亡猶云亡之易乃到句也說詳經學卮言王氏念孫謂



易有疾速之義易之亡猶云速之亡說詳經義述聞  
視舊說似皆勝之然加之范氏何爲而易且速其義  
終不可得而通今按易者延也詩皇矣篇施于孫子  
鄭箋曰施猶易也延也是易與延同義故有延易之  
語爾雅釋詁弛易也郭注曰相延易是也國語魯語  
曰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言恐如疫癘之相延易也此  
傳易字卽余恐易焉之易言中行寅擅作刑器宜其  
亡矣而所刻者爲范宣子之刑書是又加范氏焉必  
延及范氏而使之俱亡也故曰易之亡也下文曰其  
及趙氏則又不止延及范氏而并及趙氏矣說者未

得易字之義故失其解耳

敝邑之少卿也

三十年

集解曰少年少也

樾謹按年少之卿謂之少卿甚爲不辭杜解非也古  
字少與小通定十四年傳從我而朝少君釋文曰本  
亦作小君正義曰少君猶小君也然則少卿亦猶小  
卿也靈王之喪鄭上卿有事而使印段往印段非上  
卿故曰小卿禮記燕義篇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  
卿是其證

徐子章禹斷其髮



集解曰斷髮自刑示懼

越謹按斷髮從吳俗示服也哀十三年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

子必來我受其無咎三十一年

集解曰言我爲子受無咎之任

越謹接受其無咎猶係其無咎也尙書召誥曰係受王威命明德儀禮士冠禮字辭曰永受係之是受與係義相近

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

集解曰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入何敢復知

邪

越謹按如杜解必加今納而不入二句於義方明不然兩句不屬矣杜解非也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猶昭元年傳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也蓋託言晉君惟恐自蹈罪戾非恐獲不納君之罪也又二十四年傳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文義亦與此同足徵杜解之非

不爲義疚

集解曰疚病也見義則爲之

越謹按不爲義疚其說迂曲且上文曰君子動則思



禮行則思義此句不應獨承義說義字疑威字之誤  
此傳曰不為利回不為威疚猶哀十六年傳曰不為  
利諂不為威惕也晉語曰其勇不疚於刑即不為威  
疚之義中論考偽篇引此傳文亦作不為義疚則此  
字之譌久矣

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定元年

集解曰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

懋謹按執仲幾以歸者歸之晉侯也是時晉侯不在  
會故先歸諸晉而後以晉侯之命歸諸京師正見大  
夫執人必歸于諸侯諸侯執人必歸于天子也杜解

非是

明日或旆以會

四年

集解曰或賤者也繼旆曰旆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

會示卑鄭

懋謹按襄十四年傳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  
齊人始貳此傳之事與彼相同上文晉人假羽毛於  
鄭杜謂借觀之然則非借用之也至明日而或旆以  
會矣是即假而弗歸諸侯所以貳也或之言有也作  
傳者就鄭人言之但見昨日所假之羽毛已有人建  
之一時莫得其主名故言或也或之為言非必賤者



謂晉人故使賤人服用之示卑侮鄭失其義矣  
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

正義曰臣見義則行不待君命

樾謹按義當讀爲儀儀之言儀度也少牢下篇其晉  
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然則  
臣儀而行謂臣自儀度而行也古人書儀字止作義  
見周官肆師鄭司農注左傳多古字故亦作義也說  
互詳隱三年傳君義臣行  
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  
集解曰奔食食者走

樾謹按食者走而謂之奔食不辭甚矣此當以奔字  
爲句言楚人奔也食而從之爲句言吳人食楚人之  
食食畢而遂從之也於文當云楚人奔吳人食而從  
之蒙上文而省楚人吳人四字耳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集解曰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卻之 正義曰  
執燧象者既繫火於尾執而牽向吳師乃放之

樾謹按繫火於尾象必驚逸豈復人力所能執執疑  
熱之壞字說文火部熱燒也傳云熱燧象故杜解云  
燒火燧繫象尾燒字正解熱字是杜所據本未誤也



我必復楚國

集解曰復報也

樾謹按此復字當讀爲傾覆之覆國語魯語夕而習復韋注曰復覆也論語學而篇言可復也孔注曰復猶覆也是復覆聲近義通周易乾傳反復道也釋文曰本亦作反覆是其證也我必復楚國言我必傾覆楚國也哀八年傳曰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彼作覆者正字此作復者段字耳故申包胥荅之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若訓復爲報則復之與興之意不相對矣

季平子行東野

五年

集解曰東野季氏邑

樾謹按東野猶言東鄙也野與鄙同義桓十一年公羊傳遷鄭焉而野留周官大司徒注引作鄙留是也孟子萬章篇曰齊東野人之語也是齊亦有東野之名魯之東野猶是矣東野之名所包者廣下文曰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蓋費亦東野之一邑也傳稱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疑是巡行未竟遇疾而還故既葬之後桓子復行之若從杜解以東野爲季氏之一邑則平子既行之桓子何必復行之乎



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八年

集解曰徵召也陽虎召季氏于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于召死

樾謹按喜于徵死文不成義徵疑救字之誤襄十九年傳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昭十七年傳請藉取之以救死皆其證也喜于救死者喜于免死也救與徵字形微似又涉上文違之徵死而誤耳杜據誤本而爲解失之迂曲矣

東郭書讓登

集解曰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

樾謹按己先乎人非遜讓之道杜解非也說文言部讓相責讓也廣雅釋詁讓責也然則讓登者責衆人使登城也隱十一年傳瑕叔盈又以螯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此卽讓登之類也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蓋二人分行城上督率之又曰使登者絕而後下則其使衆人畢登明矣下文曰書左彌先下蓋犂彌欲以先入爲己功故以此語欺書合觀前後文竝無遜讓之道杜云彌遂自先下亦讓也皆謬說也古推讓字作攘說文手部攘推也而經傳每段責讓之讓爲推攘之攘杜因失其義耳傳於此事後



又載東郭書與王猛語至歛甲欲擊猛故衛褚師圍  
謂齊師克城而驕而杜反謂齊師和所以能克誤解  
一字而傳義盡失矣

吾從子如驂之靳

集解曰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  
馬之隨靳也 正義曰說文云靳當膺也則靳是當  
胸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上有靳故云我  
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靳杜言靳車中馬也言靳  
是中馬之駕具故以靳表中馬 懋謹按如驂之靳猶云如驂與靳也文十一年傳皇

父之二子死焉賈注曰皇父與穀甥牛父三子皆死  
杜義亦同然則之猶與也此傳之義杜與正義不同  
不得牽合為一如杜說則靳即服馬也謂如驂馬與  
服馬也如孔說則靳是當胸之皮也謂如驂馬之首  
與服馬之胸也義皆可通至詩小戎篇釋文引沈重  
音義云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  
貫之以止驂之出引左傳云如驂之有靳此乃別是  
一說陸氏蓋不之從故於此傳云本或作如驂之有  
靳非也王氏經義述聞謂三說不同靳上皆當有有  
字失之甚矣



使死士再禽焉不動 十四年

集解曰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

樾謹按如杜解則當云使死士再為之禽文義方明且吳人既不動矣又何以云輒為吳所禽乎然則杜解非也禽謂禽吳之士卒也蓋句踐使敢死之士再犯吳陣禽其前列者以歸欲使吳師驚亂而吳竟不動是其整也顧氏補正引傅氏曰禽如鷲鳥之發急持以衝其陳蓋亦知杜解之未安然既以為禽鳥字又以為捨持字其說仍未明也

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 哀十一年

集解曰欲為衛人逆故衰經成服

樾謹按此傳古本當作偽自衛逆者故杜解如此然其義非也史記注引服虔曰衰經為若從衛來迎太子也則服本亦作為而讀作偽為偽古通用其字作為其義作偽斯兩得矣

庶人工商遂

集解曰得遂進仕

樾謹按遂即進也周易大壯上六曰不能退不能遂老子曰功遂身退並以退與遂為對文虞翻注周易



曰遂進也庶人工商遂者言能克敵則進之於朝也  
杜不知遂即為進而曰得遂進仕則於遂下又增  
進字矣

羅無勇麋之

集解曰麋束縛也

樾謹按八年傳曰麋之以入杜解曰麋亦束縛此兩  
麋字實皆困之段字也困為圜廩其字從禾在口中  
故釋名釋宮室曰困縲也藏物縲縲束縛之也是困  
有束縛之義說文禾部有秬篆曰糝束也實則糝束  
者困之引申義而秬者困之變體也困既從禾秬又

從禾重複無理其為後出字明矣古無秬字故或段  
麋為之麋從鹿從困省聲攴文作麋其聲同故其義  
通也廣雅釋詁秬與圜竝訓束圍即麋也廣韻十八  
吻麋上粉切引左傳無勇麋之此乃後人不明段借  
之例妄造此從糸之字惠氏棟補注反疑麋麋字通  
失之甚矣

官人肅給 三年

樾謹按官人當為館人儀禮士喪禮管人汲鄭注曰  
管人有司主館舍者釋文曰管如字劉又音官然則  
官人之即館人此可證矣古官館同字說互詳襄十



六年改物修官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集解曰承音懲蓋楚言也

樾謹按承當爲乘聲之誤也顏氏家訓音辭篇引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是也上言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下言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夫昭侯不出公孫翩何從逐而射之故知此承字當讀爲乘乘謂乘車也昭侯乘車卽將如吳公孫翩因於其啟行之時作亂耳自乘字誤爲承而當日情事不見下句逐字亦無因矣

辟君之執事 七年

集解曰辟陋

樾謹按辟者遠也呂氏春秋慎行論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荆僻也故不能與爭高注曰僻遠也僻辟古通用辟君之執事者遠君之執事也言以君之執事爲遠而無所畏忌也上文曰魯弱晉而遠吳是也杜訓辟爲陋未得其義

若夏盟於鄆衍

集解曰鄆衍卽鄆也

樾謹按襄二十五年傳并衍沃釋文引賈逵曰下平



曰衍釋名釋地曰廣平曰原高平曰陸下平曰衍然則鄆衍者以其地下平故名之也鄆衍之卽爲鄆猶清原之卽爲清僖三十一年傳晉蒐于清原宣十三年傳赤狄伐晉及清杜解曰清一名清原蓋鄆也清也乃其本名也因其爲廣平之原而謂之清原因其爲下平之衍而謂之鄆衍其義一也僖二十九年傳舍于昌衍之上杜解曰魯縣東南有昌平城昌衍之衍蓋亦以下平得名故又謂之昌平矣

從之固矣十二年 榘謹按固猶必也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我卽死女能

固納公平戰國策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竝曰固必也從之固矣猶曰從之必矣襄三十一年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與此傳義正相近言衛侯效夷言終必死于夷也顧氏補正曰固如與人而不固之固非是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十四年

集解曰車子微者鉏商名正義曰杜以車子連文爲將車之子故爲微者鉏商是其名也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今傳無士字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



姓鉏商名以子爲姓與杜異  
樾謹按漢書古今人表有子鉏商杜以車子連讀誠  
非古義矣服虔以車爲車士而後出之家語從之王  
肅遂以將車者釋之則未得服意也今按魯自作中  
軍以來國之車乘皆歸三家襄十一年傳正義曰往  
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  
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爲己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  
乘之類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卽是己有不須更  
立私乘云云是其事也至昭五年毀中軍四分公室  
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則車乘之悉屬私家

更不待言矣定八年傳戒都車曰癸已至此卽季孫  
氏之車也西狩之時三家之車咸在而子鉏商則屬  
叔孫氏者也故以叔孫氏之車冠之服虔釋爲車士  
車士卽謂之車猶甲士卽謂之甲公羊閔二年傳桓  
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是其例也王肅以爲將車者  
失其義矣至子鉏商三字服虔以子爲其姓則亦非  
是古婦人稱姓男子稱氏族未有男子而稱姓者也  
傳文所稱如子儀克子越椒之類上二字皆其字如  
子人九子服何之類上二字皆其氏此傳以子鉏商  
連文子鉏二字或字或氏未可知也



子我夕

集解曰夕視事

樾謹按人臣見於君朝見謂之朝莫見謂之夕昭十二年傳子革夕杜曰夕莫見是也此傳子我夕亦當與彼同蓋子我將夕見公適遇陳逆殺人遂執之以入也史記注引服虔曰子我將往夕有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夕有事於君即是夕見君杜改為夕視事失之矣

所難子者

集解曰言雖誅魑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

樾謹按傳言難子不言使難及子杜解非也周官典瑞穀圭以和難鄭注曰難仇讎又謂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注曰難相與為仇讎然則難子猶讎子也言與子為讎則上有天下有先君也戰國策中山策陰簡難之注曰難惡也亦與仇讎義相近  
迫孔悝於廁強盟之 十五年

樾謹按廁當讀為側漢書張釋之傳上居外臨廁師古曰廁岸之邊側也汲長孺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孟康曰廁牀邊側也疑皆古文段廁為側師古于汲長孺傳必從如淳之說以廁為溷非其理也



此傳曰迫孔悝於廁強盟之蓋亦邊側之義孔悝見  
衆至必走避之故迫之至邊側之處使無可走避乃  
得與之盟也釋文廁音初吏反未得其旨  
欒宣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  
食炙奉衛侯輒來奔

集解曰季子子路也爲孔氏邑宰召獲衛大夫駕乘  
車者不欲戰 正義曰丘明爲傳雖詳於當時而此  
大煩碎計欒宣飲酒無可記錄又此句顛到辭義不  
允若倒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  
懋謹按杜以召獲二字連讀爲人名而解爲衛大夫

則是召獲自駕車奉衛侯出奔而行爵食炙四字遂  
無著矣正義所謂辭氣顛倒也然如正義之說移此  
於召獲駕乘車之上則是欒宣告季子之後遂自行  
爵食炙而此後更無一事然則欒宣之飲食何必屑  
屑及之乎今按獲者人名而非衛大夫蓋與季子同  
仕於孔氏者也召者欒宣召之也欒宣將飲酒炙未  
熟而聞亂于是使告季子又召獲使駕乘車其告季  
子也蓋將使之救孔悝而其召獲駕車則將奉輒出  
奔也部署既定而炙亦熟遂飲食之而奉衛侯來奔  
非獨獲奉之乃欒宣奉之也其後敘季子入事止有



公孫敢而欒宣不見則其與輒俱出可知矣

方天之休 十六年

集解曰言天方授爾以休

樾謹按詩鵲巢篇維鳩方之毛傳曰方有之也然則方天之休者欲其係有天之休命也杜解非是

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而期焉

樾謹按而字衍文也左氏原文本作請行期焉昭七年傳曰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與此傳文義相似今衍而字則文不成義矣杜解曰請行襲鄭之期是其所據本未衍而字

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

集解曰期必也

樾謹按上文曰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此云復言非信期死非勇皆承上文而言復言謂好復言也期死謂求死士也期與求古音相近禮記學記篇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以裘與箕為韻是其例也據說文求裘同字而詩終南篇裘與梅哉韻七月篇裘與狸韻大東篇裘與來服試韻言古韻者遂以求裘為異字異音則大不然周書酈保篇令之有求遂以生尤考尤字詩載馳篇與思之為韻



然則求字古音未始不與裘同也此傳前云求死士  
後云期死文異而義同求字古音因可考見矣  
六卿三族降聽政二十六年

集解曰降和同也

樾謹按杜以降聽政有降以相從之義故以和同釋  
之其實非也降聽政卽共聽政尙書禹貢篇北過降  
水至于大陸水經注引鄭注曰今河內北共山淇水  
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  
當如郕降於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地者惡言降故  
云共耳此降與其聲近之證離騷曰五子用失乎家

巷楊雄宗正箴曰五子家降降之通作共猶降之通  
作巷巷字從共得聲也下文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降聽政卽是共政前用段字後用正字耳

奉喪殯于大宮

樾謹按大宮者宋之祖廟也宣十二年傳卜臨于大  
宮杜解曰大宮鄭祖廟宋之大宮猶鄭之大宮也殯  
于大宮者宋人用殷禮也禮記檀弓篇曰殷朝而殯  
于祖是其事矣僖八年及襄四年傳竝曰不殯于廟  
疑傳家據殷禮言之



